





鈍翁前後類稿卷二十九目錄

序七

計甫草中州集序

秋厓集序

王貽上白門詩集序

靈陽襍吼序

鬱林集序

江南遊草序

湘中草序

草堂合刻詩序



目錄

類稿卷二十九目錄



類彙卷二十九目錄  
顧氏詩序

先大夫詩集後序

寓廬十咏後序

戊己集小序

悼亾詩小序

前彙小序

伯子遺彙小序

鈍翁前後類彙卷二十九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彙卷二十九

文彙十七

序七

計甫草中州集序

信乎詩文之以好遊而益工也予友計子甫草來  
京師出其中州所作書序記銘五七言襍詩若干  
篇予受而讀之而爲之三歎也蓋甫草自春徂秋  
徧遊大河之南北其車轍馬蹏之所及率皆明季  
時戰爭舊壘也故其戈頭矢鏃陰森遺骸往往襍  
出於積垣埜田荒煙蔓草之中見之恒有蒼涼壯  
烈憤然不平之餘思則其爲道途逆旅諸作也宜



其多彷徨而悽惻踰河涉洛遙望嵩山少室蘇門  
之磬秀其閒長林脩竹飛瀑清湍絲互而不絕至  
於菟園鴈池銅臺紫陌之旁日落風號狐嘯而鴟  
嘯雖欲問梁孝王之驕侈曹氏高氏之雄豪意氣  
而眇乎遠矣則其爲登臨懷古諸作也空其多幽  
隋而淡長所遇賢士大夫與夫王孫賢胄下暨酒  
人俠客賣漿屠沽之徒薶名而夏姓者猶不失中  
原文物之遺焉牽得追隨其步趨而相與上下往  
復其議論無不動心駭魄可歌可涕則其爲往來  
贈答宴飲別離諸作也空其多激昂沈鬱而出之

以頓挫然則甫草所作之工蓋至是而蔑以加矣  
魯太史公足蹟幾半天下而子美太白亦嘗跋陘  
齊魯秦蜀荆湖之間故能出其所得名當時而傳  
後世詩文之道雖古今人常不相及而要之以好  
遊而益工則固千載已來雄才傑士之所同也方  
予之少也亦欲藉區區之翰墨與甫草相角逐及  
一旦繫官於此無由爲名山大川千里之遊以壯  
其氣而開拓其耳目於是學日益劣識日益卑而  
才藝亦漸以凋落蓋有媿於甫草多矣況敢以古  
古人乎顧猶欲竭其困陋爲甫草序此而不



其多彷徨而悽惻踰河涉洛遙望嵩山少室蘇門  
之磬秀其閒長林脩竹飛瀑清湍絲互而不絕至  
於菟園鴈池銅臺紫陌之旁日落風號狐嘯而鴟  
嘯雖欲問梁孝王之驕侈曹氏高氏之雄豪意氣  
而眇乎遠矣則其爲登臨懷古諸作也宜其多幽  
隋而深長所遇賢士大夫與夫王孫貴胄下暨酒  
人俠客賣漿屠沽之徒薶名而更姓者猶不失中  
原文物之遺焉卒得追隨其步趨而相與上下往  
復其議論無不動心駭魄可歌可涕則其爲往來  
贈答宴飲別離諸作也宜其多激昂沈鬱而出之

以頓挫然則甫草所作之工蓋至是而蔑以加矣  
魯太史公足蹟幾半天下而子美太白亦嘗跋履  
齊魯秦蜀荆湖之間故能出其所得名當時而傳  
後世詩文之道雖古今人常不相及而要之以好  
遊而益工則固千載已來雄才傑士之所同也方  
予之少也亦欲藉區區之翰墨與甫草相角逐及  
一旦繫官於此無由爲名山大川千里之遊以壯  
其氣而開拓其耳目於是學日益劣識日益卑而  
才藝亦漸以凋落蓋有媿於甫草多矣況敢比  
古人乎顧猶欲竭其困陋爲甫草序此而不



類彙卷二十九  
二  
何哉夫亦以志吾媿也

秋厓集序

寶應朱子國楨將遊太學遂彙其集若干卷來京師予得讀之才高而氣爽學博而思深傑然東南之獨出者也國楨先世按使公升之與其子太守公子价先後以能詩知名然按使公當李何盛行之日能與之同調故數爲獻吉所推許而太守公輕俊自喜雖文於王元美而不相附麗期自成一家之學以倡於吳楚蓋其父子閒流派迥別如此及國楨起而繼之務調劑兩公所得以進幾於唐

宋諸名家可謂有志之士矣而又會其伯兄侍御君出按閩中國楨往從之遊於是踰長嶺涉建谿升武夸之顛訪釣臺之陟而慨然有感於越王無諸王審知之故蹟裴回俛仰無所發舒遂悉見諸詩若文故尤深沈雄邁可喜可愕庶幾得江山之助者與吾鄉錢受之先生論次明詩於按使公父子尚不能無微辭而獨推許國楨之作蓋先生嘗一至寶應國楨從邑子後徒步進謁先生固已異之矣已又上書數千言具述漢魏以來作者之旨以與先生辨文采煥然先生讀之大驚顧視



類彙卷二十一  
上客歎曰異日能譏彈吾文章者必是子也予因  
論之以受之先生之才學出其所長方欲與獻吉  
元美爭名於百數十年之上俛視近世當其意者  
不能一二人而顧心折於國楨然則國楨其可不  
自勉哉予故并述其事以勸國楨名克生別號秋  
厓遂稱秋厓集云

王貽上白門詩集序

貽上自涖廣陵以來凡至白門者再矣一以庚子  
歲同考試官一以讞大獄皆當奔悉不遑之日而  
貽上獨出其暇力訪三山之名勝弔六代之故墟

凡爲詩若干篇旣敏且工而吏事亦得以不廢此  
非有絕人之才不能至也方其爲同考時夜鼓柁  
行大江中瀟下將盡始得抵燕子磯貽上興發欲  
登會天雨新霽林木蕭颯江濤噴涌與山谷相應  
荅從者顧視色動而貽上徑呼束苴以往題數詩  
於石壁上從容屣步而還翼日詩傳白下和者凡  
數十家皆江南知名士也其再至則館於布衣丁  
繼之氏丁故家秦淮距邀笛步不數弓貽上心喜  
遂往來賦詩其閒丁年七十有八爲人少習聲伎  
與歙縣潘景升福清林茂之遊最稔數出入南曲



中及見馬湘蘭沙宛在之屬故能爲貽上縷述曲中遺事娓娓不倦貽上心益喜輒掇拾其語入秦淮襍詩中詩益流麗屏側可播笙管而被絲桐也噫亦異矣哉以廣陵之凋敝刑官之冗襍多事此雖日勤其職猶懼有所不給顧貽上方用政事自奮而又能飾以風雅有登臨獻歌之樂吾然後知其才之絕人也觀斯集者亦可以得其槩矣丁繼之名胤最後貽上爲歲暮懷人詩十六章諸名卿大夫具在而獨喜推譽繼之綴於篇首蓋貽上之矜奇好廣異聞如此

靈陽襍咏序

晉杜子美簡鄭廣文曰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氈又爲之作醉時一歌甚矣學官之窮也當玄宗之世鄭氏方以才名見知於人主而又得奇杰不羣之士如子美者與之遊顧猶不免以窮著況其不及鄭氏者哉雖然後世所爲知鄭廣文者惟以子美二詩故爾吾意鄭氏於是時亦必作爲詩歌以與子美相倡和以自鳴其窮而發舒其感憤無聊之氣惜其詩不傳故後世莫得而辨其工拙也以彼其才使開元天寶諸士大夫有大力者從而推



輓左右之則亦可不至於窮卽窮亦可不至於飢  
寒困頓若是之甚不卒而無哀憐之者雖僅僅得  
一子美爲之芻皇太息其間然子美之窮又甚於  
廣文故終於無可如何也今吾從父均萬教諭靈  
璧者二年秩卑而祿微度不能有以自見於是登  
潼山杭汭水襄回陰陵之芻感時弔古悉寓之於  
詩凡若干篇皆所爲自鳴其窮而發舒其感憤無  
聊之氣者也吾不知從父之才果能與鄭廣文相  
配否卒而遇有大力者果能哀憐之使不至落莫  
否萬一子美復生於今世亦當爲之芻皇太息如

所傳二詩否也然其窮可謂甚矣世言詩必窮而  
後工吾於此益信抑吾聞子美之爲秋雨歎也傷  
百草之爛死念決明之獨鮮故其詩曰涼風蕭蕭  
吹女急恐女後時難獨立此蘇子瞻所書以貽馬  
少卿者也從父豈不聞之乎其必有以自處審矣  
於是從父方輯其詩爲靈陽襍咏使至京師命  
琬爲序故序之如此

鬱林集序

滇地方千里帶甲數萬歲糜餉金二伯餘萬雖名  
爲偏徼而形勝埒於內地平西親王躬奉 上命



移三秦之節以制臨之 國家優王以異數其次  
在異姓諸藩之上而先是又有 詔許王僂宜用  
人自司道而下訖於郡縣之吏皆得專除授於是  
四方雄偉非常之士以才器自負者無不僭簪束  
馬而趨滇中遲者數歲不則一二歲往往立取大  
官以功名顯於西南若程子伯建則又雄偉之尤  
者顧獨次且境內有年纔得一縣印卽用註誤左  
遷陸沈幕僚之內此可浩歎也今年夏伯建將奉  
表入京師檢其笥篋無所得惟得先時士大夫贈  
荅寄懷諸詩凡若干篇乃彙而刻之命爲鬱林集

攜之以來予闕其命集之故蓋本漢鬱林太守陸  
績載石以歸之意云夫績故吳人予亦吳人也績  
所載石至今猶在郡中郡之好事者蓋嘗鐫其陽  
名之曰廉石予爲諸生時嘗數往觀之然此石特  
塊焉頑質耳非有瑰異奇詭可充甲乙之選者也  
今伯建所刻諸詩讀其辭或溫然而潤或燦然而  
章或鏗然戛然而多韻不啻比於珠玉金貝鼎彝  
鐘呂之屬矣豈陸氏塊焉之石所可得而頡頏者  
哉由此言之伯建所攜之橐囊其殆富於鬱林太  
守多矣尙何次且陸沈之歎邪



火之始炎也不撲則焚水之濫觴也不隄則汜  
在易☵坤之☵復曰履霜堅冰至可不戒哉予  
按前橐至此序讀篇首數語於是有感康熙乙  
卯春正月鈍翁附記

### 江南遊草序

爲山水之遊者莫勝於江南而吳中其尤著也大  
海距其東具區匯其西加又有崇岡環麓脩篁平  
林乳泉怪石與夫闔閭夫登孫仲謀之遺阯莫不  
鬱然幽淡而蒼然秀潤相與映帶於遠邇遂爲遊  
人所樂趨於是畫舫籃輿芒屨竹杖日夜不絕於

百里之內然其遊者率多騷人寓公無祿位以縈  
其心無文牒簿書以分其時日故能盤桓倚徙盡  
得其所謂山水之樂焉若京朝賢人有事茲土者  
則其力有不暇也臨漳李使君夢沙權關滸墅旣  
用釐姦剔蠹著聲吳中而又以政事之餘閒數偕  
四方賢士大夫肆情山水一觴一咏若欲與騷人  
寓公爭其幽淡秀潤可喜之觀者晉白樂天之守  
吾蘇也嘗咏吳中好風景及去官之後又有憶舊  
遊一詩寄劉夢得豈非吳中之山水遠邇映帶可  
以盤桓而倚徙者尤號江南之勝故雖至於旣去



而猶不能忘與然考其枉郡所作止於題武丘二  
寺泛太湖宿洞庭數篇是何遊觀文采之寥寥也  
今使君於支硎靈巖陽山鄧尉諸名蹟無不挾車  
從以往往則無不有詩淋漓筆墨徧於山顛水涯  
意其中必有甚樂乎此者此其才名殆與樂天相  
埒而篇什之富又不啻倍之吾吳之勝其盡在斯  
集矣集中所載諸作或不專主於吳而予言之如  
此者蓋予爲吳人知吳中山水而已

湘中草序

天之生才將以有爲也旣已生之矣而又斬刈困

折俾爲之而不底於成何也於是後之學者儻慌  
憤懣無所呼籲不得已而設爲天問天對無繆之  
辭反復三致意於其中然猶未獲其解遂有謂天  
人之際漠焉若不相涉者此柳子厚果蓏癘痔草  
木之說也及其甚也又有謂天之於人往往愛不  
肖而忌才故其所培毓者恒在妄庸無知之倫而  
其斬刈困折俾爲之而不底於成者則必歸於賢  
若知此孔孟所以皇皇而顏閔以下亦訖於短命  
也蓋卽莊周氏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  
之小人之說而又加詭激焉雖其言未合於正然



知其出於無繆不得已者決也予友湯子卿謀自  
少以才見稱當前明之季其年甫弱冠卽用詩古  
文屈其輩行至於老師宿儒悉折節下之而卿謀  
已不牽天死矣夫使卿謀不死必能得志取功名  
以自暴其畜積而振耀於一世卽使志不得功與  
名不偶而或僅享下中之壽鍵戶著書亦必能淡  
造精微卓卓然追逐古人於千載之上而顧何以  
不牽如此也則所謂天者是已豈天之好惡喜怒  
果與物類相反邪豈物之有才者果不可出其長  
以爭巧拙成敗於天而勝之邪一何不免於忌才

有如前說云云者也予滋惑焉卿謀爲徐子公肅  
外舅旣版行其遺集而尤子展成宋子旣庭皆卿  
謀故人也復從而序之且命予繼其後予絜知卿  
謀之才者其敢默焉已乎

### 草堂合刻詩序

自晉闢佛者莫嚴於昌黎韓子及讀其送靈師一  
篇則有異焉夫其人舍去父母兄弟妻子而從佛  
旣已叛吾周孔之教矣逮其爲僧則又圍碁六博  
飲酒而食肉以干謁招請爲事不更干佛之戒律  
耶上之叛吾周孔次之干佛之戒律雖甚工於詩



奚取焉而昌黎不爲之諱反津津稱道不已何也  
吾之立說不然從吾游者其人而非僧也必將舉  
六經百氏與夫天人神鬼精微博大之指相與講  
求而磨礪之以期無戾於周孔此吾儒者之責也  
其人而僧則無所需乎此亦必擇其不干謁不酒  
肉不圍碁六博推此類以盡守佛之言然後從而  
加稱道焉若詩固儒者之餘事也士大夫所常爲  
爲之猶苦其難工不當以是責諸僧而僧亦不當  
用以自侈至於不干謁不酒肉不圍碁六博而又  
盡守佛之言則凡爲僧者當皆然疑若易易者也

顧嘗出而求之僧矣往往易於言詩而難於守戒  
律得毋惑之甚與今有上人於此其受持也微獨  
不干謁不酒肉不圍碁六博而已也庶幾取所謂  
戒者一一勉而守之及其六時拜誦之餘輒又以  
苦吟知名豈非尤吾所稱道者哉如恭密與其徒  
佛開是已恭密爲人循循修謹而佛開復沈靜寡  
言見許於吾友甫草里中亦莫不愛而信之其詩  
皆以唐錢劉爲宗幽秀雅潔方日進而未止不知  
視靈師孰工孰拙顧其人則與昌黎云云者異矣  
嗟乎吾非能佛之闢也闢夫從佛而干戒律者也



若曰如來嘗戒綺語業詩亦綺語之一則吾不能  
知已

顧氏詩序

董子玉虬嘗手一編告予曰顧氏天孫吾次室也  
當天孫之歸吾吾已起家大行矣然吾絜無謀生  
之術而七品之祿尤不足以供朝夕故其貧日甚  
而天孫安之若不知吾貧也吾又才疏而氣高不  
能隨時俛仰取聲譽於人人之好吾者益少於是  
數壹鬱不自得休沐無事惟與天孫分韻賦詩以  
相諧謔則吾坦然而忘其憂士大夫有來遊者入

吾室吾從之歡呼劇飲移日夕不倦天孫輒拔簪  
珥典衣服以佐其酒食未嘗有不給盤饌果餌之  
屬雖不極於豐腆亦未嘗不潔且美也則吾又欣  
然而得盡其樂凡若此者孰非天孫爲之哉至於  
今日吾幸爲天子所知得備員侍從而見齒公  
卿閒追惟前爲大行奔走困頓不自得之時恍若  
寢寐欲與天孫稍相勞藉而其歿則已久矣惟所  
賦詩集在爾閒嘗取而讀之以想念其人髣髴猶  
見天孫之容止而聞其聲音笑語然以爲猶未足  
以慰吾思也將求當世之能文章者託之以廣其



傳焉嗟吾天孫特一孀弱女子耳其行動不出乎  
閨梱其翰墨題咏不離乎四時之景物蓋皆所以  
安其貧而寓其娛戲感慨而已非有弘文巨篇可  
以必傳無疑者也苟所託非其人則又奚益之有  
度今之以文章自許而能傳吾天孫者莫如吾子  
吾子益爲之序夫子於玉虬爲鄉人又故交也故  
遂不辭而序之天孫名諱蘇之崑山人集中詩凡  
若干首蓋皆溫麗可誦至其家世之詳則徐波元  
歎備述之矣此不復書特書玉虬告予之言以慰  
其思云

先大夫詩集後序

先大夫字元御自號玉淙居士明天啓丁卯科舉  
人 皇贈奉政大夫刑部郎中年十六而孤二十  
而補諸生二十四而舉於鄉越明年崇禎戊辰試  
禮部不第歸逾二年而病咯血又五年而歿年三  
十有一是時琬兄弟方幼未知恪守先大夫遺書  
也稍長則繼以兵燹播遷流離蓋手澤之散軼者  
十及二三矣惟是編爲先大夫所自定琬雖遭患  
難輒攜以從先空人幸而不罹於盜賊不毀於水  
火故至今畱巾箱中嗚呼自明萬曆之季吳下能



文章家莫不祖公安而禰竟陵而先大夫之詩顧獨不溺於風尚如此今者直國運休明肇興文學之時名公鉅卿類能以起衰振靡自任然則詩教其復昌乎儻覩是編必有知先大夫之志而深悲其蚤世者先大夫庶幾不亾矣

寓廬十咏後序

元年正月予方得張氏園居之半以爲寓廬不逾月北上遂作絕句十章咏之且命兒子筠稍葺治之旣而歎曰張氏爲此園幾世矣當其勑構之始夫豈不欲貽諸子若孫哉而卒委於予試觀夫壽

藤籊竹蔓延而蕪歲孰非向之佳筍美卉列植而灌溉者與荒谿斷塹石將傾而水欲涸孰非向之曲徑平池周視而經營者與積垣破瓦鼃鼃之所穴而鳩雀之所巢孰非向之雕欄畫棟羣萃而管弦歌舞者與主人之去畱無時而人事之盛衰除有數則予之得此廬也殆不啻鄭人之寢蕉鹿遊子之栖旅亭也雖名之爲寓無不可者嗟夫凡吾之所謂寓者固不獨一廬而已彼夫富貴皆寓也故堯舜有之不爲泰許由支父舜之不爲高形骸內外皆寓也故佺喬得之不爲壽顏淵場子失



之不爲妖古之有道者往往柳生其肘而不惡曲  
僂發背跣躡而行而未嘗恥之蓋恬然忘其所寓  
而遊乎方之外者也今予顧不能舍是寓廬者而  
沾沾焉咏之是不亦贅矣夫

戊己集小序

予自戊戌己亥兩歲中凡爲文若干篇越明年始  
命兒子筠繕寫爲戊己集合十卷是歲予已調刑  
部同舍郎邵子無盡者善五行家言嘗推予祿命  
曰吾子以酉垣立命而紫炁適在酉躔胃宿之四  
度以占候言之炁於天文有文章之象空吾子力

學好修能自奮勉於詩歌古文辭也然 本朝天  
官所載惟水火土三星有餘木星獨無餘識者以  
爲紫炁之不行於天也二十年所矣夫天時與人  
事相表裏今是炁旣隱匿不耀而吾子顧猶孜孜  
矻矻日夜以文章自命不幾違天而倍時也哉欲  
以此取功名致聲譽此必不得之數也蓋邵子言  
之云爾意者其信然乎抑姑謾語以開示予也自  
予居郎舍以來雖時時有所述作然而知者以爲  
迂疏不知者以爲狂易孰與我同調者乎孰推輓  
而規切我者乎是何於邵子五行之說不啻若符



契相驗合也由是言之凡予之喜爲文章者命也故不能舍所好以殉人至其窮愁顛踣求安一官而不可得者亦命也故不暇與士大夫爭一日之譽古人若韓子退之蘇子瞻者可謂豪傑之士然其命皆在斗牛閒而其身官又皆在箕故生平皆易致口語退之至爲詩云無善名已聞無惡聲已謹名聲相棄除得失少有餘然後知祿命之果不可誣也以予之陋劣不才固不敢齒於二君子而其命之所直則亦有可感者庶幾用此以自慰爾矣

### 悼亾詩小序

傳曰妻者親之主也故夫婦相與之際爲情尤深況死生存亾又其感人之大者乎古人之於情也有託之音以傳者如牧犢子無妻作雉朝飛琴操是也有託之詩若文以傳者如潘安仁喪其配作悼亾諸篇是也今吾妻袁氏與吾同年月生僅先四日耳吾自官京師貧不能攜以來家之大小皆仰吾妻以衣食而吾妻又柔順明淑能得內外之心不牽抱寒疾以歿所遺弱息穉女其得免飢寒之歎乎於是深悼吾妻之不可亾也未及爲賦姑



爲七言絕句十二章雖辭采之工麗語調之雋永萬不敢與安仁竝然其爲情則豈有異哉憺乎吾嘗學琴於潘生爾開而未竟其業故不能譜之爲操儻得以此詩之情寫而寓諸絲桐間又不知其抑揚上下纏綿悽惻可思而可涕者以視牧犢子何如也遂輯成一卷俟續有所得當并附於後

### 前彙小序

予旣至江南合前後所爲毓德堂戊己玉遮山人諸集共刪存二十四卷以授兒子筠夫予文不足爲名家學不足爲通儒才識不足齒於卿大夫之

後其自審良已熟矣顧猶拳拳纂述而不知返者非欲釣名罔利也官曹無事亦聊以娛其暇日而耗其壯心云爾若曰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予豈敢彙中凡詩若干首賦書序記傳誌贊銘若干首

### 伯子遺彙小序

伯子名筠字禹吹吳江附學生年止三十二凡病咯血十餘年竟以是歿歿而父鈍翁始更其字曰伯子先是伯子自時文之外頗好爲小詩翁以其疾之屢瘳而屢發也禁之使不得爲然伯子猶私



借其友時時倡和相屬戒不以聞於翁及其既祥也翁得遺詩一卷於沈君友篋范君鷺公所撫之泫然而悲因錄存如干首以慰伯子於地下至於所賦章句之醇疵工拙則姑俟采詩者擇焉嗚呼悽矣天之祝予於斯則已極矣吾雖才吾伯子尚忍言哉尚忍言哉

鈍翁前後類稿卷二十九終

康熙甲寅冬十月

同里周靖

休寧汪繩武

按字

鈍翁前後類稿卷三十目錄

序八

十二圖題咏序

代壽洪太傅七十序

劉敘寰六十壽序

劉敘寰七十壽序

包處士六十壽序

趙孟遷七十壽序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

文彙十八

序八

十二圖題咏序

壽龔尚書孝升

康熙四年冬十一月某日合肥龔先生之誕辰也其門下士劉體仁公勇繪圖十二合吾黨師事先生者若干人各賦詩為壽而復命琬序之竊觀諸詩所述其於先生名位之重氣節之高登臨遊覽之勝子孫室家之蕃衍康寧既詳且盡琬何以加諸獨惟先生之簡任刑部也幾一年所矣當是時國家方更化立法以建億萬年無窮之基惻然



憫斯人之罹辜者衆故尤用明刑爲重任而先生  
在部中每遇冤獄未嘗少有所瞻徇或正色力爭  
或從容緩頰數反復開說於同列之前必務得其  
衷而後已有不能得則又畫爲兩議以奏而天  
子所聽從者每於先生之言居多其爰書所坐自  
鉗欽城旦已上有豪末不當其辜輒感歎不歡者  
累日以故滿漢士大夫悉心折而稱譽之彼史氏  
言用刑之平者莫若漢之張釋之于定國爲最及  
後儒推論始末以爲如絳侯之下吏趙廣漢楊惲  
韓延壽之排沮獲辜皆直釋之定國在事之時由

此觀之史氏所載兩廷馭之歌殆不免緣飾其辭  
而二子者之不能盡行其志亦概可見矣夫以孝  
文之仁恕孝宣之綜核名實號爲西漢盛世而二  
子者之志猶不能盡行吾故嘗喟焉太息以爲用  
刑之難其來已久無怪乎律令事比之日趨於紛  
紛也今先生獨遭逢時會侃侃守正率之君臣  
僚友無不委心聽命者先是歲二月彗星再見西  
方已又地震京師先生慨然念天人感應之理密  
疏爲諸臯人請命言最切直初不以禍福利害動  
其意也於是國家竟用先生言下詔肆眚而



嗣後又復 朝審之舊命部臣重纂律例其端皆自先生發之圖中所列草奏一則蓋指此也然則先生之得行其志可謂賢於古人遠矣自今而後所在被德感恩之衆累千萬人其羣萃而頌且禱者不謳於途卽謠於巷必能與兩廷敷之歌竝傳區區吾黨諸詩亦何足爲先生重顧先生繫以好士著稱每得一士若惟恐其不聞於世雖以琬之不才濩落猶辱知顧之深至於東南布衣耆舊與之握手道故折節而推奉之尤無不至以視釋之之結讖定國之執經備禮此又無以異則凡效頌

禱之辭以壽先生者宐先自吾黨始琬遂不辭而僭書爲序

代壽洪太傅七十序

太傅亨九洪公既定滇南之三年上書乞歸京師其明年爲 嗣天子改元之歲九月某日公壽七十京師士大夫先期屬予爲文以序予惟公自受知 世祖章皇帝敷歷中外履踐將相者幾二十年其品望在鄉國其威名在遐荒其豐烈偉績在太史夫固天所挺生以錫我 國家爲元老爲純臣者也宐其福祿壽考日引月長而未有艾與予



辱與公善其知公功爲最悉願得論次其大者當公之視師長沙也湖嶺以南跳刀走戟棄閒竊發者甚衆公揃刈而招徠之備有方略羽書所被西南諸君長咸稽首受吏之不暇此我國家所以遂撫滇黔也予嘗考諸前世如漢伏波樓船之定粵唐韋南康之制南詔明傅穎國之下雲南莫不炳炳烈烈照耀舊史然以公視之其功倍大亦倍難何以言之趙佗之去黃屋左纛也此在文帝世也驃信之受盤器與龜茲樂工也此在明皇世也蓋其稱內附納貢職者近或數十年遠且百餘年

矣故雖有伏波樓船兩將軍之才南康之謀且斷縛建德而盟驃信不足以言武也若公所處者非如趙氏與蒙氏時叛時服不能北向爭衡中國者比也則其難倍之當穎國南下之日梁之君臣懼段氏潛躡於後段氏又恃梁人掎角於前遷延相顧此特折馬筌傳鏃矢而定耳揆之於今彼方挾擁戴之餘孽俗恢復之虛名煽引羣蠻自號勅敵殆未可以威聲讐也則其難又倍之然而公決機制勝通灘荔之江開苴蘭之道自是之後禁旅可班軍屯可復金馬碧雞可致竿馬熒僮毳緡犀象



之利可順流而下四方湖嶺以南畏威懷德者數千里相望夫孰非當日之成算與吾故謂公功爲大周書君奭曰天壽平格保又有殷今公旣奏平格之績而天予之以壽考此豈獨公一人之慶實我 國家有道靈長之所賴也由此觀之公之保又 國家者方永永勿替又豈伏波樓船以下諸將帥所得望其髣髴也哉謹序

劉敘寰六十壽序

予童子時卽與敘寰爲忘年交蓋敘寰長於予者二十年所矣而兩人數相過從其親厚特甚往予

宦遊京師每念敘寰之貧以吾妻袁宐人其族與劉氏有連致書宐人必曰敘寰坎壈若此女當資遣之使來宐人謾荅曰敘寰不任舟車已不復能出門矣及罷官還以其言質敘寰竟不之知也予淡用是爲恨敘寰爲人樸直無佗腸其婦有三女一男季女笄而未嫁男亦尚幼然皆能任手力自活不以撓敘寰故敘寰雖貧得往來予家飲啗奔走自若未嘗用飢寒少挫折也蓋予自弃官以來諸少年浮薄之士號爲故交相習熟者率稍稍引去或不復通聞問惟敘寰眷戀不忍舍數慰藉勞



勉如故宐乎予念敘寰不忘也敘寰老矣常困乏無所得食有故人爲斂布粟之屬使易茶四明顧渚山中敘寰徒跣行數百里林木敷蒼谿谷隋澗會天大風雨迷不知路襍與虎偃蝮猱爲侶率而得免旣得中下茶百許斤攜以歸忽患醫癱累月盡費其所易茶然後瘳其平生奇蹇多類此當予之里居也頗好賦詩彈琴而敘寰於諸藝事一無所長時時屣步來看予默坐竟日間發一語亦質直少致聞者相目以笑而敘寰不之變予反以是益親厚之方謀爲治屋具饘粥以娛適其意而予

又北之京師矣是時送者皆集虎嘍獨敘寰最先至畱與之飲兒筠闕其衣袞若有所挾者揆之得繫卷丈餘問其所欲始知敘寰以今年之秋爲壽六十意將乞予贈文口呐呐不敢發言筠乃代爲之請予首領之遂序其大都以示筠使於誕辰得往進一觴焉

### 劉敘寰七十壽序

孔子曰國家敬老則民作孝古王者之於老老也庠序膠學之異其地燕禮饗禮食禮之異其文燕衣縞衣玄衣之異其服其敬之各以其制也如此



等而下之則又孤獨矜寡有賜瘠聾跛躄與夫侏儒之屬有給匹夫之窮無告者無不得遂其養此周官所謂以保息六政養萬民而民樂生於先王之世者也今吾故人劉翁敘寰年七十矣顧其年益高其窮亦益甚凡百資生之具無一有也禮七十貳膳飲酒食肉處於內而敘寰茹藜藿飯麤糲得一飽足矣何膳之敢望禮七十時制而敘寰無一塵之居經營衣食將給旦夕之不暇其敢言制乎禮七十杖於國不與賓客之事而敘寰入操井臼出赴親故之急欲求曠息偃安而不可得惟其

起居步履如故或無所事於杖則有之耳甚矣敘寰之窮也自近世以來 國家所存釋菜鄉飲諸禮有司視爲具文率皆奉行不力至於養老振窮恤貧之制則已廢墜不可復問矣於是若敘寰者退不得安於私室進不得見賓禮於有司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椽吾不勝慨焉太息蓋非獨爲敘寰而已也敘寰與予交久矣予旣仕宦摧折歸而杜門養病方欲守先王之遺經以自娛其老而敘寰亦遂以餘年歸命釋氏呼佛號誦金剛大悲諸經呪雖盛寒暑不輟度其中必有所自得其於窮愁



不平之況當漠然不復繫戀也審矣如吾前之云  
慨焉太息者固敘寰所鄙夸而不屑道者也吾故  
曰非爲敘寰也九月某日里人將往爲壽來徵予  
一言以贈予既有感於敘寰之窮而又淡念古王  
者之不作世變之遷移而不止聊借敘寰以發之  
如此

包處士六十壽序

冬十月處士包先生年拄杖鄉之歲邑中知名之  
士無不往賀於是將舉爵以進而先揖予使言予  
遂言於先生曰古盛王之治天下也莫不有養老

之禮其行也則安車几杖以扶之其退息於家也  
則有膳羞被服百物之好以娛樂之而又以時進  
之於國學天子親自比子弟希鞞鞠脰以薦其物  
而乞其辭待之如此其至也其稍僻遠者則又命  
其邑大夫於政事之暇伏臘飲射之時躬造其廬  
而致請焉念之又如此其周也待之如此其至而  
念之又如此其周是以古之齒高而有德者皆在  
天子所養之列不於朝廷則於鄉黨可謂尊且榮  
矣至於今日雖有耆碩不羣之士退而伏處於江  
湖草莽之中天子且不得而知又安望其待之至



而念之周如古盛王之所以爲養者哉雖然以今日而思復古但當求其人之齒與德而不在于禮之有無也若先生者抑亦可以當是禮而無媿也已夫齒之於德未有不相因者先生事父母孝事長上敬循循雅飭與物無忤其平居頤養未嘗以利欲撓其外以思慮亂其中而又能發爲家訓以造子弟之材者使守其緒而光大之此先生之賢所以致年之久且高而猶未見其止也答在幽風之詩曰八月剝棗十月穫稻卽繼之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此言國中之耆碩有不及與乎養老之

禮者則一鄉之賓朋與其戚屬各得棗此穫稻之日而以嘉賓旨酒致其敬也今先生之德與齒既有合乎古三代之風予故樂道盛王之所以養老者而又願與諸君子取幽風爲酒之意酌三爵以俟先生之舉先生其毋容辭

### 趙孟遷七十壽序

始予在郎舍有趙翁孟遷數懷刺踵門予未暇與相見也最後予方休沐孟遷至而闌人又辭焉於是無所發怒當門大呼曰而翁乃山陰趙陞天下奇男子而何人顧不爲翁通姓名邪捧闌人首至



地欲拳毆之聲達於戶內予大驚走出揖孟遷登階孟遷蚪須頰面衣敝衣曳破革屨而前予頗易之及就坐自矜能詩又矜與李琳枝侍御爲酒人文繚繞數千言不可了予意稍怠屢顧日影而罷自是予嘗贊孟遷像有云踰號其志積唐其形拍張叫號爾女公卿者敘此事也旣而置酒名之飲孟遷飲不能一二升予益調笑之久而始知其故蓋李侍御縈豪於酒兩人日夜浮大白相角孟遷不勝遂爲侍御所困往往據几而吐則已減故量什之六七矣旣又讀其行卷卷中皆近體無樂府

古詩其辭質直憤激以視世人規撫唐之子美明之獻吉于鱗者不相入也然孟遷雅自負其奇諸士大夫亦數奇孟遷或量給酒資或與賦詩相倡和故孟遷雖畱落不偶而其姓名猶在人口耳間今年春孟遷爲壽七十復來遊京師先是謁井研相公於山右相公贈文一篇大率謂孟遷好動多言易怒而其終篇則曰古之至人發以天倪和以天鈞是三者皆不足病其諷孟遷甚善然以至人期之則近於諧矣予聞好動則傷筋多言易怒則傷氣此養生家所忌也孟遷旣非至人益亦簡應



對戒奔走而退息於澹泊無爲之鄉乎夫善自養者雖若詩與酒之屬猶虞其嘔心腐腸而以爲不足事況有役役於是三者以促其生哉使孟遷果能如是則其距至人也亦不遠矣

鈍翁前後類稿卷三十終

康熙甲寅仲冬朔

同里周

靖

校字

休寧汪繩武

鈍翁前後類稿卷三十一目錄

序九

董玉虬五十壽序

姚六康六十壽序

宋旣庭五十壽序

代壽白母陳太君八十序

錢母顧碩人七十壽序

代壽張母賈太恭人七十序

族母吳夫人七十壽序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一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一

文彙十九

序九

董玉虬五十壽序

先是順治之季年 世祖章皇帝幸南海子董子  
玉虬方以侍御史言事當 上意召對行殿 上  
手其疏太息良久所以顧問慙勞者甚至對罷會  
天將暮海子距都門數十里 上恐董御史迷失  
道特遣侍衛導之以還翼日盛傳諸公卿間無不  
歎慕玉虬之得君者未幾而 世祖鼎成玉虬顧  
念知遇之厚思所以報雖被鐫黜不悔久之直彗



星地震之變應 詔力疏時政闕失且曰變夏  
先皇帝法度非是宐一切報罷語最激直頗刺譏  
用事者由是大忤權賢人意當是時予方左官司  
城而鄆陵梁先生曰緝與玉虬同臺爲御史此三  
人者雅相善也退朝之暇杯酒淋漓玉虬輒敘說  
被遇 先皇帝事未嘗不慘然泣下已又相與剖  
列 國家大計侃侃指畫風發泉涌常至丙夜不  
倦在坐者皆離立慄然則又未嘗不才識議論  
相期許也玉虬旣忤權賢人徑陰僭外轉出諸隴  
右遂中道投劾去而曰緝與予亦數奔走南北最

後相繼請急同月出都門而三人者遂不復聚首  
如京師時矣曰緝遠在中原千里之外音問不相  
及而毘陵去予郡不數舍舟楫往來者晝夜劬午  
予聞玉虬之家居也面無顛顛之色口無怨憤愁  
歎之音讀書爲文章襍以徵歌度曲怡然自適然  
後知得喪離合之不足道而玉虬所得爲不可及  
也玉虬長於予一歲今年始五十古者五十而爵  
服官政此非玉虬優游退息之日也 天子自親  
政以來躬行節儉修明 先皇帝舊章悉如玉虬  
言嗟乎用其言而弃其身在于玉虬固可以不憾然



先朝所遺忠直敢言之輩如玉虬比者有幾顧  
可使之自放田壟而莫之甄錄乎此有識之士所  
不能不爲 國家惜也邇者 人主欲風厲有位  
凡左右文學侍從次及外臺諸臣往往蒙不次峻  
擢而又有 詔命督撫官廣羅遺佚蓋汲汲於人  
才如此吾卜玉虬之不以放席老決矣一出處  
何常之有俾一旦翻然應命而起與中朝士大夫  
宣力 王事得以報 天子者思報 先皇帝於  
萬一則予雖羸疾杜門猶能伸紙操筆作爲歌詩  
以形容君臣相得之盛至於幅巾杖屨與吾黨嬰

游林泉則姑少遲之以俟功名旣遂之後未爲晚  
也玉虬儻有意乎詩小雅曰彼都人士狐裘黃黃  
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周萬民所望此非予  
一人之私度亦曰緝所深願於玉虬者也於是毘  
陵鄉先生某某謀所以稱觴而介玉虬從子某來  
乞予一言予告玉虬止此矣

姚六康六十壽序

池陽山水之鄉而石埭爲僻縣其地多竹茗紙棗  
之利其民依山而居尚氣好訟號爲難治吾友南  
海姚子六康爲令凡逾六年而政始成士謠於室



負擔者歌呼於途上官稱之諸幕僚師之循吏之  
聲播於四境之外予聞而喜可知也六康沈靜寡  
欲平居茹蔬衣布無聲色裘馬之習又嘗得法於  
禪師家所謂曹洞宗者每退食之餘簾閣據几左  
蒲團而右漉囊儼然一黃面衲子也九萼天門黃  
山白嶽諸勝皆在其鄰壤遠者百餘里近者不及  
一二舍精廬梵宇高下相望鐘版之聲相聞挈衣  
具曳革履而往來其間者晝夜絡繹不絕六康旣  
嚴事其尊宿而又能以微言輒語引接其少俊賦  
詩談禪紺錘倡和從容簿書之側蓋六年於此矣

於是道法日高而石埭之政績亦日有聞於南北  
予往時贈六康文所云研極佛之旨趣雖以之服  
官政無不可者蓋至是而始驗也今歲某月日六  
康年六十有僧頓修上人來自吳興乞予一言爲  
序夫古之王者食三老於太學憲而乞言巡狩則  
先見百年者其制載於禮經而詩小雅亦曰樂只  
君子萬壽無期豳風之細岷至於殺羔羊酌春酒  
躋公堂以爲君上壽此皆吾儒者之說也邑中之  
士若民苟愛戴六康而行此禮其誰曰不宐若頓  
修固方外士也又嘗爲六康同參佛說一切有爲



諸法皆如空等昨寢凡居阿羅漢位者卽不住著  
於壽者見相而況如來以下以訖南土諸祖乎六  
康方以無生爲樂當其蕭然靜坐俛視世閒區區  
甲子直彈指刹那之頃耳夫豈足爲頌禱也哉予  
竊嘗遊臨濟宗師之門與六康異派而同原顧數  
年以來訖無所得退而歸老堯峰之麓杜門養病  
猶不免用俗下文字受士大夫之役習氣宿業未  
易湔濯儻陳諸六康之前必將以綺語訶之且慙  
且悔而頓修猶見督不已予與上人可謂二俱有  
過矣雖然此頓修意未始非石埭士民意也故不

避慙悔而序之如此

宋旣庭五十壽序

先生文於予三十年矣予爲人輕率無威儀而先  
生醇靜寡欲動止皆有常則予多言好辨而先生  
不苟笑語纔一開口僂以義理折服人予褊急不  
能容物而先生喜獎僭後進爲之延譽予之不及  
先生如此然先生長於予三歲予固以兄事之而  
先生亦弟畜予蓋歷三十年如故也始予年十六  
七卽與先生以文章爲徐勿齋宮詹所知數引入  
二株園爲文會每一篇成宮詹必首推先生以率



予輩由是先生才日高撰著日富從游弟子亦加衆赫赫有聲場屋間順治中以一舉子寓京師輒攝衣據諸賢人上坐意氣岸然絕無所顧讓而自名公卿訖於四方游士慕先生者又無不日夜持謁到門以望見顏色爲幸當是時度先生之心必自以爲甲第可以戾契致而功名可以趑步成也會不數年江南奏銷案起被誣誤者萬人而先生遂屏不復與會試此其可歎息者也會予在郎署亦以此得臯陸沈左官中今年夏分司江寧事竣僂道還里門見先生於西郭外與之游武丘裴回

短簿祠下予坎壈有年意頗悔恨而先生從容捉手無豪髮流落不平之感抵暮還宿予書舍秉燭相對娓娓數百言所以規切予甚至然後知予之不及先生者蓋又歷三十年如故也先生今年五十杜門息機從事於學道久矣晉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市而弦歌不輟子淵氏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易曰樂天知命則不憂莊生亦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然則先生之爲學也旣已浩然有得於中則於向之文章才譽皆當刊落翦除一歸諸無何有而況遇合之遲暮人事之得喪夫豈



足以累其胷而撓其思慮也哉顧予猶爲先生述此予之固陋甚矣繆歌起修撰先生高第弟子也嘗館先生於家者十年予之獲文先生自此始故修撰將遣使往爲壽而命予以序予乃不辭固陋而述之亦聊以道平生之歡而侑先生之一觴云爾敢遂曰知先生哉

代壽白母陳太君八十序

海內賢士大夫無不知有江東二白者二白謂誰謂吾友仲調與其兄孟新是也自二白年少時卽奉太君之教以才學知名嘗出入劉念臺姜燕及

兩公之門尤爲龔先生孝升所引重當前明之南渡也有皖人繫忘仲調者旣怙擁戴功賢顯用事遂起黨人之獄牽連仲調兄弟鍛鍊百端瀕於危者數矣直太君春秋漸高人或謂仲調若縱不爲家門計柰若老母何雖仲調兄弟思念太君未嘗不淚漸漸承映也而太君顧感慨自若有汝南范母之烈於是海內賢士大夫旣知二白又無不知有太君者及黨禍旣解逾七年而仲調舉於鄉復十一年而太君壽躋八十矣中朝諸君子凡屬仲調知交羣謀致賀於太君而來問予所以爲壽之



說予尚記二白被禍時也皖人羅織鉤黨方急士大夫莫敢撓其鋒其與仲調兄弟厚善者率相顧隱匿當是時予竊以爲仲調兄弟必不自意全卽太君在堂亦必不意其巢可無覆而卵可復完也孰知二十年以後家門殷盛子姓滿前太君且康強壽考如故邪試從起居燕閑之暇追惟往事若在寢寐顧向之用事賢人株連羅織者安在此可以賀太君矣抑予重有感焉漢之爲黨人患者宦寺也唐之爲清流患者武夫戰卒習爲寇盜者也獨前明衣冠之禍一中於寺人再中於中原諸盜

而中間士大夫分持門戶操戈礪刃以相攻擊延及末流則一二僉王之徒乘隙奮起往往鳴張虎視甘與正人爲難於是刊章禁錮馳傳逮捕之文震於南國上被搢紳下連士類與仲調兄弟爲比者何可勝數由今思之其氣燄之盛機穽之深誠可謂寒心切骨然爲時未幾固已歸於澌盡泯滅矣而吾仲調兄弟猶得操几杖奉甘旨從容慰藉於太君之側豈非其天幸與假令黨禍不極則二白之品行不彰太君之賢名亦不著然後知天之所以曲成白氏者政未有艾也日者 王道昌明



上之 天子以蕩平爲治次之公卿大夫士皆以  
寅恭爲心中外遐邇絕無如漢之南北部唐之牛  
李然者此真仲調兄弟起而策名之時矣先是太  
君七十龔先生爲長歌一百二十言系之以序旣  
盛稱仲調相與之誼至於篇末則又願仲調兄弟  
及時取功名以娛奉太君今相距十年矣而予率  
無以易先生之言也遂并書之以爲二白勸云

錢母顧碩人七十壽序

錢氏世居長洲之永昌邨永昌地故沮洳居民儉  
嗇稱之歲賦率不能中程而錢氏獨以貲雄其土

吳人號之永昌錢家先時予大王父參政公歸我  
祖姑於錢是爲中表諸父于鄰公之母後五十年  
而予族子昭坐復贅錢爲館甥兩家稱世昏媾也  
自予少時已不及見祖姑數從于鄰公於酒次備  
聞祖姑家法且感且歎而于鄰公又盛稱其族母  
顧碩人之賢以爲與我祖姑略相似蓋錢氏累世  
多內助云顧碩人者昭坐之妻祖母也予以是復  
徵之昭坐昭坐淡以于鄰公之言爲然于鄰公曰  
碩人事姑章以孝相其夫子以敬御其子譽選君  
昆季以嚴中歲始秉家政晝夜課諸僮奴力作輒



扶其惰者而稍用私財置酒食勞勉其勤事者以爲常數巡行籬落周視畝畝雖大風雨雪不少止內外皆畏而親之于鄰公之稱碩人如此昭坐旣然于鄰公言則又曰某於碩人爲孫甥碩人待之有加寒而煦之飢而飤之衣服飲食無纖細不印給於碩人也某進侍吾舅譽選君退而與妻之兄弟遊處終日吾舅之行誼井井如也錢氏諸兄弟恂恂如也其文章風采彬彬如也蓋得諸碩人之教居多於是碩人年七十矣予從兄奇璞將與昭坐往稱觴焉而乞予言爲贈夫予之所欲言者于

鄰公言之昭坐又言之矣其何以加一辭乎自今以後庶幾碩人飲啗之日增步履言笑之日健使譽選君已下常得碩人以孝養錢之族自于鄰公已下常得碩人以師法諸孫甥若昭坐者常得碩人撫摩而鞠毓之則雖由中壽而上壽以進於無窮可也是爲錢母顧碩人七十壽序

代壽張母賈太恭人七十序

康熙六年秋 天子親卽政推恩 廷臣俾各以所居官貤封其父母於是蠡吾張子正甫遂用戶部郎得封母賈爲太恭人太恭人適居京師年七



十矣在位諸君子與正甫厚善者咸羨太恭人之  
康寧壽考能享正甫之報也又羨正甫之能以爵  
位爲太恭人榮也羣詣予乞一言序之予與正甫  
同朝又同家畿輔又辱正甫數納交於予故予不  
敢以不文辭竊聞太恭人之風舊矣其在賈也以  
勤慎寡言嫺習女紅爲淑女其來歸於張也以善  
事君姑氏而與贈公終身相莊爲順婦蓋贈公嘗  
舉於鄉及其歿而正甫方惇惇貌孤張氏詩書之  
澤不絕如綫顧又提攜正甫使得策名 王廷著  
有譽望於郎署之內爲賢母雖傳紀所載列女之

事蔑以加大恭人也則其康寧壽考而享正甫之  
報者豈偶然哉抑予觀於古而知事親之與事君  
其道殆不能以兩得也如所謂祈父之士北山之  
大夫遭時不偶而不獲盡其私養故其詩不曰有  
母之尸饔則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至於鹿鳴之  
什說者以爲文王時之作其末則繫之以南陔白  
芻蓋極言君臣上下兄弟朋友宴享征伐時和歲  
豐之美而終歸之於孝當此之時士大夫之在位  
者夫豈有不獲養之親與不獲養親之人子與然  
而四牡一詩猶惓惓焉有將母之願與祈父北山



無異何也豈非得諸此者或失諸彼雖以先王之仁猶難於曲體士大夫之私而代爲之謀邪若正甫故家於蠡距京師不數舍風土相接而語言飲食相通也以是太恭人挾其版輿竹杖時時就養邸舍正甫進而簪筆荷橐盡心於王事無有不共退而奉侍太恭人舉其定省鄉趾之儀修其饘醢酒醴脂膏之物亦無有闕今者當生辰爲壽之日復率家人子婦陳天子所錫之冠帔而奉觴上壽於太恭人前則事君事親之道正甫其兩得之矣雖四牡之使者且翼於不及而況祈父北山

之屬敢希其所遇之萬一哉予以爲天子自卽政以來與卿大夫勵精圖治殆不亞於鹿鳴天保矣然則爲正甫者當益夙夜黽勉以自奮其南陔白粦之潔白以無負太恭人教則爵位必漸以隆天子之寵錫必漸以渥而家門純嘏之慶必漸以益增吾知太恭人之康寧壽考必屢進而訖於無窮也遂書此言俾勸太恭人一醕焉

族母吳夫人六十壽序

族母吳夫人以今年二月某日爲六十誕辰夫人蓋吾再從弟寶文之母從父維億君之配而從祖



祖父方伯來虞先生之婦也先期一月寶文乞予  
言爲壽予竊有感於汪氏盛衰之際矣始夫人爲  
婦在前明熹宗之時先方伯以忤魏闡私人解其  
粵東藩政而歸聲望方大重而吾先大夫又適舉  
於鄉家門敦睦諸伯仲咸恂恂勉於文學號爲吳  
中巨族之冠可謂盛矣是時予年雖幼顧猶及見  
之其後先方伯再起旣暴歿於海外從父與先大  
夫復相次蚤世汪氏稍衰數爲外侮所侵雖以寶  
文之熒熒少孤亦困於徭役不免有風雨飄搖之  
患而卒能措柱門戶得至於成立者是孰使之然

哉於是宗黨相聚未嘗不嘖嘖稱道夫人以爲難  
而夫人尤有不可及者蓋自明季以來入於國  
朝吾諸父之鄉舉者二人明經高第者一人進士  
甲科得爲京朝官者暨予又二人此亦汪氏衰久  
而復之漸也然吾族日益蕃衍薰蕕好醜襍出於  
其內雖不乏閉戶好修之士而一二不才者亦往  
往健鬪喜訟挾機詐恃氣力以相較轢汪氏殆由  
此不振矣予故嘗喟然太息思復見先方伯盛時  
而訖不可得遂不能無隱憂焉獨寶文守其家法  
讀書爲文章有先正典雅之風出門結納皆吳中



賢士大夫於是寶文之名甚熾而不知夫人實有以教之也此其尤不可及者與予嘗論汪氏之在今日也於易卦當爲☵剝其距先方伯之歿逾三十年此之謂一世矣於剝卦當爲爻之☵變坤上九其辭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今以夫人之賢艱難黽勉終享壽考豈非吾汪氏之碩果哉予雖不復見先方伯盛時猶當見寶文得棄君子之車輿而蔭庇其衆也已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一終

康熙甲寅冬十一月

同里周

靖

拔字

休寧汪繩武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二目錄

記一

大通橋分司壁記

嗜退軒記

兵馬司西閣記

容安軒記

讀書齋記

緩齋記

暫次齋記

紅書亭記

鈍翁



計氏思子亭記

薛大武畫山水記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二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二

文彙二十

記一

大通橋分司壁記

順治十五年冬予既分司大通橋於是太子少保  
永昌王先生方以尚書為之長予往辭先生先生  
為予言是司在部堦最下然清靜無事於誦讀著  
述為宐明年春予至署逾一月漕運不至諸小吏  
兢兢奉法可以不用鞭笞其無事略如先生言然  
予繁多病病每發即苦煩懣不能多讀書邸舍所  
攜書甚少亦不能竟讀也雖時時有所作然皆應



齋里俗之文不暇自奮勉以進於古人以是淡媿先生云署故有軒曰飲冰前任主事錢君江所重葺也軒中蕭然惟具一几一榻予每晨乘馬入署恒居是軒諸小吏抱案牘埃几側予濡筆署紙尾訖卽擁藥罃茗具爲苦吟狀諸小吏見之俱匿笑避去不復顧軒前有庭庭有石挺然如人立又有柏槐各一本小桃一株桃將吐萼予暇則抱席往坐萼下有小鳥青黑色飛鳴其間馴狎不避人予樂之忘疲常至日暮始返夫以予之疏慵率直自分不任錢穀去年夏謁選不幸得戶曹猶幸而分

司於此以自蓋其拙未嘗不欣然以喜也然爲病所侵衣食湯藥俱不足以自周而京師親舊過從者亦益少署中自奉行文書之外亦無佗材能以自見於是撫歲月之如流而恥功名之不立又未嘗不默然以思而悄然以恐也詩云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然則予去其故鄉舍其朋友兄弟妻子之樂而來糜祿食於此復何爲哉復何爲哉

嗜退軒記

遷邸舍之逾月始理一軒爲讀書之所名曰嗜退其語在宋史司馬池傳中予取以自志者也然予



自受差以來簡書劾午日夜奔走東僂門外不暇  
恒居是軒先是予病羸未瘳入夏益咯血不止予  
方懼戶曹之未易稱職也欲得改佗部以去會有  
言事者亦條其策於 朝下公卿聚議久之不決  
予復謀移疾還江南文臺已具矣而諸小吏力爭  
以爲故事無有不果行秋八月運務將竣予始得  
還居軒中習養生家言以治病然亦不復能讀書  
矣軒前無佗襍植惟丁香二樹青蒼可愛每至夜  
淡人靜月明滿牆樹影辨駁如畫予數數行吟其  
閒意欣然自得也因是又念海隅多事 至尊方

議南巡之典以埽除兇逆

是時鄭賊逼江寧下  
詔將親征故云

士

大夫爭欲奮其才智取功名於數千里外慨然有  
棄長風破巨浪之思而予獨僻居於此形影相對  
若不知其身之在長安者何也管馬少游誠其兄  
曰士生一世取衣食裁足御下澤車棄款段馬鄉  
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羸餘徒自苦耳仲長統亦  
曰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  
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於是遂爲文以論之  
然則古人之所志蓋亦有與予類者予其能無慨  
於中邪作嗜退軒記



兵馬司西閣記

兵馬司號巡城使者屬吏雖其品秩故與部主事相當而所職猥襍士大夫仕宦中朝者皆得以公事檄使之所轄之地若窮邨委巷餅師酒媪牧豎販夫酌酒諄語攘雞逐狗之屬無所不當問每朔望進謁巡城使者襍與胥史徒隸爲伍俛首偃僂若將拜於庭者使者不許乃止或出遇御史於道下馬走避望其訶殿遠去然後得行故雖同爲京朝官而士大夫悉輕視之至以相譏嘲北城兵馬司舊有治所在宣武門內其地久廢不治輒僦民

舍以居予旣左遷今年秋始受事案牘之暇退休此閣閉戶吟嘯自若也客或問予曰子亦有不快於中邪予曰否否晉漢張忠爲御史大夫嘗署孫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鄰衆以爲怪寶謂高士不爲主簿而大夫君以某爲可一府不言非士安得獨自高且不遭者可無不爲況主簿乎然則予以不才卒蒙屏弃於此此亦予祭竈請比鄰之時也而又何不快之有客遂匿笑去

容安軒記

予旣寓居太傅息齋先生之第其第踰堂而左得



東廂三楹庠溼幽暗遇雨將圯於是稍葺治其一  
闕牖南向設几榻爲燕休之所暇卽坐臥其中自  
非理文書接賓客率不佗徒遂名之曰容安軒容  
安云者蓋出於陶靖節辭而蘇文忠取之以入志  
林者也予嘗聞靜漠恬澹所以養生也和愉虛無  
所以據德也世之避人其飢而欲食寒而欲衣苟  
皇無立錫之地而欲得居處未嘗稍異乎人也惟  
循是和愉恬靜者而有獲焉雖復加之以死生利  
害是非得喪猶不足累其心邀其一哂而況起居  
日用之區區者乎是故藜藿之食亦可以飽毳褐

之衣亦可以暎衡門圭竇之室亦可以居豈有佗  
哉誠能安之而已抑予思之方夫靖節之弃官也  
種秫采鞠悠然自得丕奉爲窟餓所驅往往賦詩  
乞食而未嘗有幾微悔恨之意文忠之在海上也  
蠻煙瘴氣極士大夫所不堪而能刈桂以釀酒儲  
諸芋以爲糧摘蘆菰蔓菁以爲羹日與黎子雲老  
符秀才之徒幅巾杖屨徜徉山市若忘遷謫之無  
慘者蓋其安之也如此夫然後知死生得喪果不  
足以動達人之心而爲之累也今予左官司城逾  
一年所矣出處語默之際雖與靖節異道及其退



居此軒也有圖書以怡目有酒茗以適口從容俛  
仰以視文忠見逐有司不得已而偃息枕榔之下  
者相距豈不遠哉此予所以自安而願附二君子  
之後者也遂爲之記

讀書齋記

編修葉子子吉在京師以好書著聞嘗積書數千  
卷閉戶讀之以自奮勉於學因命其所居室曰讀  
書齋而屬予爲記嗟乎書豈易言讀哉士之少也  
困於科舉之業則書之凡無益於經生者悉廢而  
不暇以讀矣及壯而宦游四方又困於簿書文牒

之猥瑣倉庾陞豕城郭之周防上官僚友冠蓋交  
游往來醞酢之紛紜上下則書之凡無益於吏治  
者悉廢而不暇以讀矣當是之時未嘗無有志之  
士知書之可好而能自奮勉者也然其未遇也或  
見爲迂疏而不足以迎合有司其既遇也或見爲  
闕茸遲鈍而不足以鍊達當世之務故士大夫無  
所事於書而爭以讀書爲諱惟翰林先生則不然  
既已舍去科舉之舊而又無簿書文牒倉庾陞豕  
之可虞品秩雖稍卑下而率用簡賢相高其於往  
來醞酢之節亦僅僅耳此歐陽永叔所謂榮顯清



閑得兼宰輔神僊人天之樂者也宜其遂有讀書之暇矣且夫翰林之爲官也繁以文章侍從爲職業上之人優其廩賜而寬其程課使之從容緩步於簪筆荷橐之列如此而復廢書以娛不幾曠官而喪職也與而葉子寓直之廬則又國史院也吾意必有前代金匱石室之藏與夫日曆起居注之屬人間所不易購者咸充牣乎其中以俟葉子之讀然則葉子苟好書又何必惓惓於是齋也哉抑予嘗考之於古若周之柱下所掌晉之伯黝氏所司漢之蘭臺天祿唐之麗正殿宋之崇文院之所

校輯皆設有專官其書多者乃至八萬九千餘卷而近世固無是也蓋三院所貯者自太祖太宗暨前明十三朝實錄而外不聞有難購之書翰林先生自翻習滿字而外亦不聞有卓然畱意於書者至於退而休沐亦皆飲酒諧笑之時爲多然後知以讀書爲諱者雖在翰林亦然而葉子顧獨不然方其用心於是齋也孜孜矻矻窮日盡夜幾不知異物之可以易其好者儻益奮勉而不已則其學豈可量哉故不辭而爲之記

緩齋記



顏蠲曰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蘇子瞻評之曰蠲巧於居貧者也然而未聞道也子瞻於是乎失言矣當戰國之時如蘇秦張儀犀首樗里子之屬莫不歷說萬乘爭攫其金玉錦繡以爲榮使蠲少出才力以與之抗豈遂不如數子哉而顧退安於此謂蠲不聞道可乎今夫山林窮居之士無悲憂欣喜以迫之於中無是非毀譽得喪禍福以乘之於外曳屨而行倚杖而息從容偃仰於泉石林麓之間故能識安步之爲樂使不牽遊於朝市而馳驚於功名之途倚裳衣衽摩跌而攘臂者連日夜

不止此其執若赴火之蛾聚羶之螳豈能與山林窮居者同哉故孟東野反之曰長安無緩步吾友吏部郎王子子底爲人恬靜少欲不苟言笑殆幾於聞道者其自河南典試而還也又嘗反東野之詩名其燕休之室曰緩齋蓋子底之視朝市也固無以異於山林窮居者也旣而爲磨勘者所攬拾詔下刑部遂不能安居是齋或則誚之以爲此殆緩之效與汪子曰不然若獨不見夫馬與車乎方車之偏轅而奔也不數里而覆者有矣馬之脫銜弃勒而走也不數里而蹶者有矣彼其所以蹶



且覆者何也吾故知疾行之未必皆得而安步之  
不必皆失也今子底之所處特不牽耳而世之貪  
功而死名者顧欲以區區之禍福得喪爲子底病  
是豈知子底之道者哉魯離騷有言曾歔歔余鬱  
悵哀朕時之不當予於子底亦云故記之

哲次齋記

梁先生曰緝交於予有年矣其人內剛外和與之  
游處終日愛憎喜愠不見於色殆類孔子之所謂  
中行者然而釋褐以來凡所至邸舍與其退休讀  
書之地必以哲次名其齋意若不敢自擬於曾哲

而願居季次原憲之列何也予嘗思之魯孔子旣  
竝推狂狷而周衰之後若莊周列禦寇者出率皆  
以一死生齊得喪爲賢降而祖其說者劉伶阮籍  
之徒飲酒任達莫不自命爲狂而訖不聞有以狷  
稱者卽史傳所載獨行卓行之屬亦往往歷數世  
而僅得一二人至於孔子論狂則又有古今肆蕩  
之不同蓋若逆知莊列之流敝而豫憂之者而於  
狷獨無譏焉得無狂猶可以貌爲而狷者之子然  
自守其立志太高其行事太確苦雖好名之士亦  
不能竊其近似以相倚附與宐乎遂見尙於先生



也顧或謂太上達節其次守節狷者自守有餘而常不足於高明廣大此季次原憲之所以不如曾皙也予竊以爲不然傳曰有所不爲又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古聖賢之爲學也雖本乎中庸而亦未嘗無高世絕俗之行非姑以示異也惟其不顧千駟故能進而爲王者之佐惟其不受萬鍾之粟故能退而以其言語道德爲儒者宗千金之子無故而縱於酒色則其保家者少矣況望其積累以致富哉以是見不爲者之果足尚也近世卿士大夫無不好言曠達之識馳騁上下不可羈

馬之才以視狷者之子然自守相距良已遠矣及從而微闕其隱則雖至於敗名裂檢放廢繩墨之外亦閒有之豈非高明廣大求爲曾皙而過者與當是之時苟得一人焉以其確苦之節高自位置乎其閒微獨可以勵世而警俗夫亦庶幾聖賢之學也此則先生之志然也

### 紅晝亭記

予家故廬在吳縣治之東南與今修撰繆君同里又嘗同文社相往來於是修撰兩尊人皆在堂修撰日坐小樓中樓東向而湫隘其庭無瓌木竹石



之勝然是時修撰方爲諸生讀書其中甚樂也及予官京師修撰以會試至暇則爲予言曰某已闢菊舍爲園種桑數本榘粵藥數十株藝蔬一畦可以娛兩尊人而園中故有亭亭前海紅樹蔭茫茫許蓋數十年物也粵時燦爛可愛兩尊人數置觴於此因名其亭曰紅晝蓋取前人詩海紅粵發子晝遲遲一語爲亭名也子益爲我記之予雖諾其請未果爲也已修撰用進士第一人入翰林遇覃恩得貶封其親不數月而遂以疾作請告歸則又爲予言曰斯行也某庶幾能奉侍兩尊人負荷 天子非常之寵而日夕謳

吟寢食於斯園也子許我亭記何時可得邪然猶未果爲冬十月修撰又自其家寓書曰海紅粵已含蕾矣兩尊人頗健飯而某疾亦少閒每操几杖從游園中數顧視亭壁以不得子記爲憾子何久不爲也蓋修撰屬予勤勤如是予雖與修撰同里居又嘗同文社又先後登甲科同官京朝然而有異焉者予少孤不能如修撰具慶一也宦游坎壈不能如修撰致身清粵以榮其親二也十餘年來回翔郎署之內貪祿苟安不能如修撰之拂衣而南識高而志決三也予媿修撰多矣尙何以記斯



類彙卷三十二  
亭哉姑次第其屬記之語俾置諸亭壁之右

計氏思子亭記

計孺子準字念祖吾友甫草之冢子也年十五補吳江諸生及暮而殤甫草哭之慟遂集士大夫誄之既又爲之諡既又刻其遺文逾四載甫草來言曰吾思孺子甚吾將構亭所居之旁以思子命名子益爲我記之予遂正告之曰管子夏之喪明此過乎情者也延陵季子之三號而行此不及乎情者也夫二者皆非也惟世之甚矐其子者往往牽於骨肉之私而不知裁之以禮是以過情者多而

不及情者寡聖人惻然憂之則寧於季子有取焉此無佗凡以訓天下之人父人母使皆知有禮以爲之節也今者孺子之歿其歷歲月也固久且遠矣而甫草猶睠焉不忘起居寢食則有纏緜悽惻之聲歲時臙臘則有涕泣顛顛不能忍之色其殆近於無節矣吾方以越禮爲虞而又樹之亭是亦不可以已乎甫草曰未也孺子也賢吾將以禮成人者禮之予應曰否否聞諸周人之葬諸塲也則用殷人之棺椁與虞夏之塋周瓦棺其既除喪也則玄服以祭其祭之也則不立尸不以特牲未有



不與成人異者父母之視其子固無賢不肖之分也發於中者之有慘舒達於外者之有隆殺也惟視其塲與非塲而已故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此施諸父母且然而況所謂塲子者乎孺子雖賢然不得比於童汪錡之列明矣今既思之過甚而又益之以非禮則是委弃先王之制而甘蹈子夏之遺轍也甫草其慎之嗟乎吾之言此豈果能禁甫草使勿思哉原本乎送塲之禮而折衷之以聖人之訓非薄待孺子而然也亦以效忠愛於吾友云爾孺子娟娟秀好其未塲前一年適予罷官南歸

甫草引之升予堂猶及一識其面而甫草又言孺子故好學尤潛心宋儒之說若淡有得於性命者然則甫草之久而不忘也固宜作計氏思子亭記

薛大武畫山水記

大武用通敏之識卓犖之材雄邁之氣得在 殿廷侍從之列而輒能出其暇力點染筆墨以自娛咎蘇子瞻謂畫山石竹木水波煙雲者非高人逸才不能辦予竊怪大武生長富貴宦遊都門者十餘年宜其於山林幽邃之趣不置胷中久矣何以能見諸筆墨如此豈子瞻之所謂高逸者固不在



區區仕隱閒邪大武數與予論畫凡樹木之向背山巒之近遠水波煙雲之出沒有無與其所以位置曲折莫不從容辨析予嘗聽之竊以爲畫家之說與詩古文有相通者今夫詩古文之開闔也出之以法而其變化從橫莫知所極也則運之以神使由是二者而有得焉吾見其如承蜩如御風如沒人之操舟而梓慶之爲鑲蓋無所往而不可者也夫豈不高不逸之所能哉以此推之凡詩文與畫皆然予因語大武曰士大夫不復以筆墨相尚久矣惟王貽上之詩吾子之畫及僕之文章庶幾

可相頡頏此雖戲言亦未可謂之夸且謾也然大武頗自愛重其畫不輕以予人而獨爲曰緝寫絹數尺幽淡曠澹尤妙於樹石又許予作夏山欲雨圖於是曰緝命予記之予考諸前代如李伯時之人物山水文與可之竹石皆得子瞻始益著今大武之畫蓋出於董源管人命源畫爲神品而米元章繁負賞鑒亦稱其意趣高古大武起而宗之可謂超越諸家矣特不知予之文其足爲大武之子瞻否邪藏此文與畫數十年必有能知之者

管蘇子美與梅聖俞齊名蘇嘗歎曰生平作詩



被人比梅堯臣寫字比周越可笑也又歐陽永叔嘗以詩戲聖俞云云聖俞亦曰渠自要學韓退之強差排我作孟東野意頗不樂今予儼然自居東坡而命大武爲伯時與可侘日大武見之必大罵司城無禮也

鈍翁前後類稿卷三十二終

康熙甲寅冬十一月

同里周

靖

休寧汪繩武

校字

鈍翁前後類稿卷三十三目錄

記二

寶翰堂記

三衢文會記

茗萼書屋記

堯峰山莊記

皆山閣記

燕室記

重修慧慶寺正殿記

栖雲禪院記



游馬駕山記

登玄墓旁小丘記

游京師郭南廢園記

游姑蘇臺記

介軒藏墨記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三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三

文彙二十一

記二

寶翰堂記

前禮部尚書臣王崇簡偕其子今工部尚書臣熙延臣琬過其私第第有堂三楹顏曰寶翰蓋臣熙構之以敬匱世祖章皇帝所賜御札及書若畫之所也於是導臣琬俾與觀焉軸以象犀襲以文錦發函啓帙爛焉盈目琬旣畢觀則臣崇簡又命之曰女其記之臣嘗逮事孝陵不敢用固陋辭謹拜手稽首爲之記竊惟我世祖章皇帝以



類彙卷三十三  
天縱之姿神武之烈受天成命西翦巨寇南平小  
蠹十餘年之間薄海內外罔不賓服天下既定然  
後躬屈 至尊數引見左右侍從通今好古之士  
講譯詩書修明禮樂舉郊祀之典考求籍田率學  
之儀以肇興文治當此之時日不暇給矣及其萬  
幾稍閒則又能屏絕佗好遊戲翰墨之林揮灑淋  
漓渲染生動奇葩異藻閒見層出訖於今日其藏  
弄 天府者固不知凡幾而寸縑尺縑流傳人間  
公卿大夫之家皆褻潢而寶惜之夫亦不爲少矣  
臣熙起家 禁苑旣用文學才望受知於 上於

是出典制書入備顧問遊獵巡幸未嘗不在文戟  
扈趨之次如此者凡十有四年而尤以恪恭勤慎  
獨爲 天子所親信故數蒙書若畫之賜視佗侍  
從所得殆有加焉然後知君臣相得益自晚近數  
百年以來未有及臣熙所邁之盛者周書君牙之  
誥曰惟予小子嗣守文武遺緒亦惟先正之臣克  
左右亂四方古王者所期望於大臣如此若我  
世祖之在御也功崇德懋亦旣摺天下於乂安而  
又慎擇一二腹心心膂之佐如臣熙輩者用輔毗  
我後人其知人不可謂不明詒謨不可謂不遠且



大矣然則竭股肱之力奉揚 嗣天子丕顯休命以無忘 先皇帝之知遇而侈寵錫於無窮是皆臣熙之責也書又曰世篤忠貞服勞王家臣於王氏父子見之矣

三衢文會記

三衢文會蓋元時江淞士子私課之文也其題爲經疑二易書詩禮春秋本經義各一賦策又各一所得凡二百十二卷所取自德興余闡而下共六十六人司糾者程國表等十三人司盟者劉文瑞而主評者鄭縣丞元善是歲則延祐六年八月也

按元史仁宗本紀皇慶二年六月以宋諸儒及故中書左丞許衡從祀孔子廟廷十月詔天下以三年八月與其賢能充貢有司次年會試京師云云其後改三年爲延祐元年又五年而斯編遂出是時方直尊崇儒術嚮用科目之際爲有元極盛而江淞又文學淵藪也故科舉之詔旣下而南方士子莫不聯袂交袂相與刮摩淬礪以俟有司之舉由斯編考之蓋舉淞西建康淞東海右四道六路之人才皆彙焉抑何彬彬也鄭氏所評具在無譾詞無溢語采瑜擿瑕殆不失直諫之遺而諸策所



荅周正一說亦皆援據精核敷陳詳贍庶可以見其所存矣邇者吳會之間士子既耳剽目竊而凡江湖僑客俗觚翰以求食者又往往撰爲淺陋里俗脆黻不根之文盜取虛譽以相牢籠而後生不學者亦復靡焉諫而從之此震川先生所謂妄庸人者也以視斯編作者之典贍如彼而評者之直諒如此能無赧顏泚頰也哉按輟耕錄元反宋金餘習初試論賦其後一以經義爲本云云及考選舉志春秋兩試皆未嘗用論終元之世亦未嘗廢賦不用也或有司披閱稍重經疑經義則有之耳

先儒云經非文無以發明其旨趣而文不本於六經又不足謂之文顧後世乃有畔經而以文自命者何也

### 荅粵書屋記

康熙九年春予自金陵命兒筠往卜居郡城之西郊老屋二十餘間堂寢庖溷略具俗傳以爲前明正德中尚書陸公完故居云夏五月予還自西新關始埽除旁舍一楹遷几榻其中而寢處焉地廣袤不越數弓庭前後襍粵藥三株老梅各二本前庭又有石植立陵荅始粵其蔓循外垣而下羅絡



石之四周蓋與梅皆數十年物也予頗樂之乃顏之曰茗粦書屋今夫水萬折必東焉鳥獸大者喪其羣匹越月逾時焉則必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躑躅脚躅焉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今予自仕宦以來無汙萊以供饘粥無室廬以蔭芘風雨寒暑袁窆人既歿於是寓其孥於昏黨委之而祿食京師者殆十有三年矣及其還也環顧耳目之前井市半已改易親舊半已凋喪故時所藏琴尊圖籍翫弄愛好之物半已零落不知所在而予亦遂老矣幸而有此一楹以爲讀書吼歌之

地自分可以少休顧猶馳驅奔走役役而不止不亦大可太息哉然則予固困而思歸矣幅巾布袍從容偃息於陵茗之下必不久且遠矣故記之

### 堯峰山莊記

堯峰山在橫山之麓距先大夫所卜墓道僅一里故爲盧氏別業秋七月予介友人盧子定三評其屋直償以白金四十五兩而命子筠更新之凡鳩工一百五十有奇木以根計竹竿以个計瓦甃甃釘以枚計灰砂以斛計漆油以勛計者共一萬一千五百有奇閱四旬糜白金幾如屋直之數而



始訖工予從朋舊置酒羣游於此酒半輒印屋而  
歎蓋歎夫得之之難與葺而治之之尤難也後之  
子孫可不思所以善守之乎吾吳風俗衰惡父兄  
師友無詩書禮義之教其子弟類皆輕儇巧詐不  
率於孝友而中間尤無良者又多移爲服御飲食  
博奕歌舞之好於是士大夫之家易興亦易替數  
傳而後勾貸不給有不丘虛其先人之壠而翦伐  
其所樹者殆亦鮮矣吾先大夫無佗支屬吾父子  
不衰卽病而筠又未抱子方相與手足拮据勉焉  
經營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又責其善守豈不愚

乎雖然汪氏自太學公以來讀書修行積有歲月  
以及先大夫而猶不克盡食其報詩云自今以始  
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蘇子瞻亦曰王晉公修  
德於身責報於天如持左契交手相付使其言可  
信則吾先大夫之澤固未可艾也姑識歲月以俟

皆山閣記

予少有山居之志自年十五爲諸生食貧授徒年  
三十一二偶掇科第浮沈郎舍中於是不得償其  
所願久矣每與梁御史曰緝劉吏部公勇數談蘇  
門百泉諸勝輒欲往而家焉康熙九年冬始以病



乞歸逾二年始置一莊於橫山麓莊有閣三楹其陽堯峰其陰姑蘇之臺靈巖據其西北穹窿峙其西南其他遠者近者大者小者隱者見者若立若臥若蹲若倚從者如屏衡者如障闕者如玦回而抱者如環凡閣中之所見皆山也予坐而嘯作而吟食飲動息無不與山俱者於是所願始少慰閒嘗怪柳子厚以朋黨獲臯率而遷謫南方山水之鄉登臨游娛見諸詩若記者宜若有以自得及作囚山賦有云匪兕吾爲桎匪豕吾爲牢何其悲憤懟怨不能自己之甚哉夫山亦何累人之有傳言

仁者樂山子厚非獨不樂也顧從而加憾辭焉世或稱子厚晚年知道吾不信也吾固非詆譏柳氏者旣誦習愛慕其文章而又深憖其如此故附論之聊以見予之所志殆與子厚略相左云

### 燕室記

室之外有庭然而衡從不能數尺也中庭植竹然而高下不能數箇也室之中可以布席然而揖讓進退不能逾二客也老人畏寒而苦風冬之日起止動息其地宐與其垣宐周宐闕南牖宐墜北戶而此室皆然於是擁紉危坐不交人事如此者輒



竟日咎謝皋羽嘗寢人謂曰穹壤間無愚瞽僊人  
凡知古今不爲所縛翛然塵外者皆得僊今予收  
視返聽而游於方之外雖不僊其亦近之矣作燕  
室記

重修慧慶寺正殿記

出閩門沿漕河而南爲虹橋未至橋數百步有慧  
慶禪寺在焉建於元之延祐賜額於元統天如則  
禪師嘗記之寺前後爽塏平行故爲吳人士娛游  
之所前記謂其松林柳涇映帶如畫者信也由元  
歷明寺屢興而復廢至是佛殿乃大壞像設露處

入門瞻禮者悉懈不虔一寺莫之誰何也僧惟貞  
者輒自奮曰此非吾責乎乃出其橐囊以裒木石  
以庀徒衆而命監院廓源董其役闕則補之圯則  
易之漫漶黝昧則丹碧之凡閱五十有四日糜白  
金一百八十兩而始訖工於是一寺煥若改觀矣  
嗟乎自 國家撫定江淞而吾吳又更湖海寇盜  
之虞公私廬宇其廢爲丘虛灌莽狐鳴鴟嘯之區  
者十將三四而佛法於是時顧獨大熾層樓傑閣  
上摩霄漢雕楹畫壁下矚鬼工鐘版日聞金錢粟  
帛之問日至舟車士女歲時往來其塗者芻午大



抵江淞諸名刹皆然而吾郡則推靈巖之墓兩法  
席爲之冠甚矣吳民之佞佛也訖於今日東南之  
蕩平亦已久矣然而爲佛氏之學者往往求食無  
所囊蓋荷笠散而佗之判然與曩時異豈吳中故  
俗至此而遂變與蓋十餘年以來吳民甫脫湯火  
而水旱疾疫之災仍歲間作徭役益重而訟獄益  
煩閭閻之間方謀朝夕之不暇其不能捐室家減  
衣食以芻及學佛者之徒固其執爾也然則盛衰  
循環之數雖佛法亦有不得免者而吾獨慨然於  
吳民之窮焉卒而有貞公者出不假同侶不邀檀

施悉其俗姓之儲畜以盡之於佛而成此莊嚴偉  
麗非常之觀豈不誠難也哉吾謂是役也當吾民  
旣窮之後雖使彼之爲徒者日夜奔走衢路號呼  
勾募以圖其事猶未必其果速辦也而貞公獨力  
所就卓卓如此世之士大夫類以異端庶浮屠如  
貞公者夫亦何可盡庶與工旣訖予許爲之記而  
貞公病甚臨滅猶屬文子與也來促予文予不敢  
忘也乃述是說以告凡學佛者

栖雲禪院記

吾吳西郭外道釋之宮相屬以累百數而栖雲禪



院距予廬不數十步爲最邇院坳自萬曆中訖康熙初駸駸廢矣里人李某醵私財置之以居上人恭密恭密治院事數年凡像設之侈剝者榱桷之蠹敗者土石之積者泐者靡不新之脩除黜陟夫亦勤且苦矣其地前臨稻田後直半塘壽聖寺閣西北則海湧秦餘杭迤南則支硎天池穹窿踞湖諸山之勝隱隱皆在春之朝秋之夕霞出而雲興霜清而月霽以觀以眺以獨步而羣嬉莫宐於此又距予廬最邇故予每往遊焉而恭密頗喜爲五字律詩出入大曆元和間風調稍暇則課其輩藝

琴洗竹灌蔬以自娛予至輒爇香煮茗出所賦詩相商榷予亦樂其琴竹之美山林眺望之奇芴皇倚徙久而忘返也恭密乘閒請曰院未有記盍爲吾記之予曰諾哉蓋禪宗之說旣大熾於吾吳而其中狙詐之徒往往囊橐爲奸至於尤黠者則又剽竊偈頌裨販衣拂日夜奔走公卿貴人以爲梯名釣利之藉而不察者猶靡然向之予數見而太息語云龍蛇溷襍是抑何蛇之多而求似龍者之一鱗片甲不可得也恭密雖不言禪而其所爲勤且苦如此方思與吾輩退休者從容往返握手吟



嘯於其閒斯其爲名利謀也殆已左矣顧又請予  
文以期自附於不朽儻亦其徒之賢者與予故願  
爲之記恭密名普霑其師圓暉名照禪者尤老而  
醇謹爲吾友計子甫草所稱今主竹影菴云

游馬駕山記

馬駕山在光福鎮西與銅井竝峙山中人率樹梅  
藝茶條桑爲業梅五之茶三之桑視茶而又減其  
一號爲光福幽麗奇絕處也予入山與諸子循鄧  
敷之陰前行數十步輒有平原曲澗回流倒影激  
澈見底心稍稍喜於時游人輿者騎者屣而從者

不絕於道旣至山麓則其境益奇界以短畦藩以  
叢竹陰森葳薈裁通小徑不能受輿騎率皆舍而  
徒步矣前後梅萼多至百許樹薌氣蓊勃落英鬪  
鬪入其中者迷不知出稍北折而上望見山半累  
石數十或偃或印小者可几大者可席蓋爾雅所  
謂畧也於是遂往列坐其地俛闕旁矚濛然謁然  
曳若長練凝若積雪緜谷跨嶺無一非梅者加又  
有微雲弄白輕煙繚青左澗湖以爲鏡右崇嶂以  
爲屏水天浩漭蒼翠錯互然則極鄧敷玄墓之觀  
孰有尚於茲山者邪憺乎地澗且遠莫有治廬其



類彙卷三十三  
陟者故不能信宿於此以窮其幽盡其變此則予之恨也馬駕山不載郡志或又謂之朱萼山云同游者劉天敘潘快門人句容王介石及兒子筠

登玄墓旁小丘記

馬駕山之游既訖遂游聖恩寺寺爲吳中蘭若之冠然而崇臺延閣障蔽若屏斯其觀不能以曠游女販夫塵囂若市斯其趣不能以逸不曠不逸則吾於茲游毋乃悵然猶有所未足邪於是徑秋遠堂之左曲折以升得小丘焉可容數席五湖內向重巒回合聯嵐斷靄含輝隱耀俛仰之間晦明萬

態儼若奔走效奇於茲丘之前者予遂攀長條藉芳草設飲其上於時晴初春晝和風自生不昫而燠羣鳥交弄不邃而幽擁邾馮衿觴吼襍選雖至日之既夕猶睠然而忘還蓋玄墓之勝至是始窮吾向之所謂曠且逸者其殆萃於茲丘矣然竊怪好事者曾莫之顧也揆攬之餘以爲太息儻不遇予則隱幽蒙翳夸於桑壤不幾使盛蹟久湮而不出乎簪蘭亭彰於右軍鉅鉤發於子厚予媿非其人也然不可以不記

游京師郭南廢園記



出宣武門橫徑菜市穿委巷而南得廢地數畝有勝國時民家故園在焉予居京師十年游其地者屢矣最後偕二三子會飲於此箕踞偃松之下相羊襍粦之間予與二三子皆樂之日中而往及晡而後返予乃告二三子曰魯孔子樂以忘憂子淵氏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此皆至人惟道德之適而性命之安是以無所往而不樂也至於吾黨則不然學焉而不足養焉而不充紛紛然劫之以憂患而濟之以私欲斯二者日相尋而未已則其所不樂者不既多乎苟非有所寄焉亦何以適然而笑

灑然而歌悠然而有會心也哉然則吾與二三子取酒以爲歡擷芳以爲翫蓋亦出於無聊之思不得已而寄諸斯園以相樂也非所謂樂其樂者也夫必能樂其樂然後命之曰至人

游姑蘇臺記

九月九日予將爲姑蘇臺之游會廣福菴僧風遇偕沈生友篋至自滸墅遂命肩輿與俱西過鍊虛邨訪女真院院中女冠有辟穀者誘致大家諸婦女從學甚衆予稍愒卽升輿行灌莽中將至臺迷失道入一小菴命菴僧道而前臺陟頗平衍有方



石中穿俗謂吳王用以竿旌者其旁石壁直下數十尺矮松壽藤相盤絡類一二百年物壁上流泉數處匯爲池其泉清泓可鑑池畔皆石坡土人呼爲小赤壁大率泉石擬虎丘而幽僻勝之予有田二畝在山麓乃坐池上命佃人煮茗且飲所攜酒肴以果實復稍稍進飯飯罷去游鳳皇池池無佗異遂登鳳巢所過松櫟皆罨蛛網微有樵徑似久無行人者旣登則茅廬三間僅蔽風雨僧號閑菴者居之自云守此十三年矣爲予摘籬豆作湯且引觀獅子巖獅乳泉蓋結廬時畚土出之其名則

僧所自命也予立巖間望穹窿鄧尉玄墓諸山皆了了天將暮乞僧所執鞠筭而別是日張子六子劉丈敘寰與予會於臺下而不至女真院及鳳巢云予得詩八首友箴得五首六子四首

介軒藏墨記

介軒出其所藏墨凡四函以示予其色油然而光其質鏗然而堅其形模則澹然而樸且雅也首函得三十有一挺以方正邵正己羅龍文者爲最次函得四十有三挺以方之子建元邵之子清者爲最三函四函合一百十有八挺以程大約吳棫者



爲最予旣畢觀慨然曰富矣哉墨也予文介軒舊  
矣介軒才甚俊其學又甚昌明而博大傑出東南  
士大夫之上誠館閣侍從之選也儻得久居玉堂  
之署上之受大官筆札俾副是墨以草內外制書  
宣 天子命於四方是固可以不忝矣不則用作  
辭賦如子虛長楊按獵之屬旣成而獻諸 大廷  
傳諸藝苑以自託不朽又其次也今介軒之在翰  
林也不久而出出而左官湖海之間積有歲月比  
年以來復入成均中雖名進用而職務簡少升斗  
之祿實不足以自給不勝其軼軻蕉萃感憤激越

之思乃姑藉是墨以爲窮愁著書之助豈不大可  
惜哉此誠介軒之不辜然亦墨之不辜也夫以其  
人之才若學如彼而所遇率如此予旣爲介軒惜  
又爲 國家之身任進賢之責以人事 君者歎  
也然則豈獨介軒與墨之不辜而已哉介軒姓程  
氏名邑今爲國子監助教前翰林院庶吉士也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三終



康熙甲寅冬十一月  
同里周靖  
休寧汪繩武  
拔字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四目錄

傳一

申甫傳

乙邦才傳

劉公惟中傳

邵宗玄傳

江天一傳

史兆斗傳



純翁前後類彙卷三十四目錄終

純翁前後類彙卷三十四

文彙二十二

傳一

申甫傳

申甫雲南人任俠有口辨為童子時嘗繫鼠嬰於途有道人過之教甫為戲遂命拾道旁瓦石四布於地投鼠其中鼠數奔突不能出已而誘狸至狸欲取鼠亦訖不能入狸鼠相拒者良久道人乃耳語甫曰此所謂八陬圖也童子亦欲學之乎甫時尚幼不解其語即應曰不願也道人遂去明天啓初甫方為浮屠往來河南山東閒無所得入嵩山



復遇故童子時所見道人乞其術以師禮事之道人瀕行投以一卷書遽別去不知所之啓視其書皆古兵法且言車戰甚具甫遂畱山中習之逾年不復爲浮屠學矣已而瘞其書嵩山下出游潁州客州人劉翁廷傳所劉翁故潁川大俠也門下食客數百人皆好言兵然無一人及甫者劉翁資遣甫之京師甫數以其術干諸公卿常不見聽信愍帝卽位我太宗兵自大安口入遽薄京師九門皆晝閉於是庶吉士劉公之綸金公聲知事急遂言甫於朝愍帝召致僂殿勞以溫旨甫感泣叩首

殿墀下呼曰臣不材願以死自效遂立授劉公爲協理戎政兵部右侍郎金公以御史爲參軍而甫爲京營副總兵然實無兵予甫聽其名募越三日募卒稍集率皆市中窶人子不知操兵者而甫所授術又長於用車卒不能辦方擇日部署其衆未暇戰也當是時權貴人俱不習兵與劉公金公數相左又忌甫以白衣超用謀先委之嘗敵日夜下兵符促甫使戰而會武經略滿桂敗歿於安定門外滿桂者故大同總兵官宿將知名者也以赴援至京師愍帝方倚重之旣敗京師震恐甫不得已



痛哭夜引其衆縋城出未至蘆溝橋衆竄亡略盡  
甫親搏戰中飛矢數十遂見殺於是權貴人爭咎  
甫而譏劉公全公不知人及我兵引歸竟無理  
甫死者距甫死數日劉公復八路出師趨遵化獨  
率麾下營孃孃山遇伏發督將士殊死戰逾一晝  
夜諸路援兵不至亦死之

汪子曰常熟錢尚書受之嘗訐申甫之學又責其  
不善用師說以予所聞核之皆非也夫歐烏合之  
士以臨強盛之敵其執已不能相當而諸文法吏  
又欲引切繩墨以持之甫雖祈不死豈可得哉善

乎馮唐之告漢孝文曰陛下法太明罰太重蓋自  
古歎之矣予所敘甫事得之劉子體仁體仁得之  
其父廷傳云

乙邦才傳

乙邦才字奇山山東青州人明愍帝時以隊長從  
監軍太監擊賊河南江北閒主者未之奇也總兵  
黃得功與賊戰於霍山得功棄勝舍其大軍單騎  
前逐賊陷淖中賊圍之數重射殺得功所棄馬得  
功亦印面射賊洞胷與之相持會天欲暮所餘二  
矢耳得功自分必不免而邦才適自別道馳還登



高望見之識其胄曰黃總兵也大呼復馳之賊散  
走得功乃自拔上邦才授以己馬分箠中矢與之  
步從得功且走且反射凡殺追騎十餘人始得及  
其大軍於是得功德邦才以語主者主者始大奇  
之稍拔爲標下材官而是時有張衡者從總兵劉  
良佐亦以驍勇知名賊兵圍六安危甚提督馬士  
英帥軍救之始至立席其左右副將而號於諸軍  
曰孰爲乙邦才張衡者入見兩人廷謁卽牒補副  
將以其兵授之出文書曰爲我入六安取太守結  
狀以報兩人則應曰諾卽出簡壯士二百騎與之

約使人持一角十人共建一燾夜趣賊營突貫賊  
隙遂入城周城而呼曰大軍至矣城中人大喜合  
譟兩人者促太守具食食已揮太守曰署狀急懷  
其狀復引騎冒圍出賊大驚已而知其邦才衡也  
皆止不敢偪旣得報竟不亾失一騎自兵興之後  
潁壽六安霍山諸州縣數被寇邦才常在其間大  
小十餘戰破圍陷隙所俘馘無算主者或攘其功  
或移諸佗將者數矣同列爲邦才不平時時諷之  
使言輒謝曰此我衆不憚死耳我一人何能爲終  
退讓不自言也弘光帝卽位史公可法出督師願



類彙卷三十四  
四  
得邦才與俱以總兵官駐揚州未幾我兵至而  
邦才戰敗死矣邦才形貌僅及中人白皙坳準蟻  
臂而蠡膏善投壺本不知書而進止安雅敬禮士  
大夫與潁州劉子公勇善

汪子曰予讀公勇所書乙將軍始末輒慨然想見  
其人因稍刪潤之如此公勇又云邦才絜不飲酒  
獨好美婦人某嘗遇之濠上直其獵還爲某席地  
置酒自彈琵琶命侍姬歌秦聲和之意歡甚已復  
置琵琶於邾注視某曰邦才自出行閒數受尙方  
銀幣之賜致位大將所可報國家者惟此身耳幸

而所轄無事不能不以聲色自娛一旦有警且判  
此爲國家死矣其後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張衡者  
不知其所從始自言山西人在劉良佐軍中軍嘗  
卻衡獨身斲後以是亦積功至總兵官云

劉公惟中傳

公惟中傳字惟中潁州人少孤鞠於諸父雲南布  
政使九光長爲潁川衛諸生當明神宗末公知天  
下將亂慨然以功名自許所遇州縣豪傑皆傾身  
與之交得其歡心諸慕氣節者爭趨之公爲人沈  
勇有知略作詩歌不甚屬草多雄傑感激之語尤



喜談兵與從弟廷石俱任俠著聞河南北廷石者九光子也楊應龍反播州調諸道兵西勦隸潁州道者不願行將殺護行吏爲亂公廉得其謀欲以計諭止之獨攜酒豚肩邀於郭門外十餘里其魁數人久習公望見公來爭下騎拜道左曰公何以在此公笑指酒肉示之將與諸君別聊用爲歡會耳於是襍坐出囊中大觚注酒拔佩刀割肉相飲啗公徐起言曰國家多事此壯士立功之秋也諸君勉之幸勿首鼠兩端令四方笑吾穎無人數人者默不應良久乃曰當如公言公知其意動遂曰

諸君亦念妻孥乎某在無憂凍餒也因手觚自滿引曰保爲諸君任之衆且感且服果皆匍匐泣下曰某等知公意矣敢有異志是日微公解救幾至生變羣盜大掠邨市中將抵州州太守故文吏不知所出悉召士民廷議公聞之緩步至廷中於是士民皆集太守繫嚴憚公急揖之使言公印面大聲曰此狂豎子也計已忝矣脫薄城特成禽耳太守惶遽姑欲藉公以安衆卽謬曰劉生言是遂命公率衆誦之已而盜果遯去公之出奇料事多此類也公狀貌魁梧飲酒至一石不亂善運馬槊往



來如飛家產不逾中人盡散之以養客所食客日嘗以百數暇則用兵法部署之當是時流賊方起陝右蔓延汝洛閒所在剽掠官軍不能制也潁當賊衝州人惟倚公爲重然公竟不及設施而死崇禎八年春賊攻州城城外故有樓高於城數丈賊奪據之俛射城中城中人匆匆思潰公盡從其客入見太守曰事急矣然樓旁故多狹巷可縋下壯士百許人誘賊使戰別藥閒焚其樓則賊執可蹙也太守旣許諾而會張尚書崔鳴在圍中尚書年老矣性懦多忌從中劫持之其議遂格公力爭不

能得奮袞走出謀矯太守令遣其客客已悉聞張尚書語藉藉怒罵稍相目引去越明日城陷賊至公家公危坐於堂不動賊帥厲聲訶問公公瞋目叱之遂被害時年五十有七初公雖與廷石爲俠然廷石少年使氣而公則恂恂守法數折節下人廷石譙公迂儒公笑不投也廷石爲怨家所中上官將捕治之事泄廷石恐脫身佗逃公遣人招致於家陰與畫策得免由是廷石始大服最後公死而廷石亦與賊戰敗身中大創十餘輿致於牀猶口占書數百言乞鄰道兵逐賊不逾日亦死公娶



於王有子體仁與予同舉順治中進士今方爲刑部主事

汪琬曰予讀公詩至抱犒吟與聽郭山人彈圮橋歌未嘗不歎公之忼慨壯烈蓋其天性然也劉氏自布政公以來科甲相望廷石有弟廷桂亦與予同年進士其子佐臨壯國壯國從子摺後亦相繼第進士故河南稱巨族者必推潁川劉氏云

### 邵宗玄傳

邵宗玄字玄汭徐州人明崇禎末爲保定府同知署府印十七年春流賊李自成破居庸關將寇京

師保定人震恐宗玄與總監方公正化故光祿少卿張公羅彥糾鄉兵二千人登陴無何督師閣部李建泰退兵抵保定謀入城守城者不納建泰不得已遣監軍御史金公毓峒與城上人盟始得帥其麾下士百餘人入居公廨先是建泰嘗遇賊陰有異志矣而宗玄等皆不之知也已自成陷京師遣僞將劉方亮趨保定方亮射書城上誘降具言京師覆沒保定孤城無援狀建泰得之匿其書促召衆議事廨中衆稍集建泰從容曰諸君亦聞京師之變乎衆曰竊聞之而未審也建泰乃出賊所



射書以示衆衆方傳觀其書宗玄後至見之勃然曰吾輩受國家厚恩宐以死報安能覩顏向狗豕求活邪當是時知府何公復者甫之任未暇受府印也印猶在宗玄所建泰遂曰吾欲得君印印文書爲保定數萬戶請命不則必被屠殺柰何宗玄乃涕泣被面不言久之已復大呼曰曩知府來不受印宗玄所以不固讓者以守城之議倡自宗玄故也此時卽知府爭印亦不與況閣部將劫取之以授賊乎因目建泰數之曰噉乎宗玄一江北老貢生也位不過郡丞碌碌無足比數然猶不忍背

主苟活閣部固名甲科受任將相縱不自愛憖獨不記出師時皇帝親祖正陽門以武侯晉公相期待邪顧喪心若此建泰瞠目無以對而其麾下士大譁欲兵宗玄宗玄急擿印建泰前曰任若所爲耳因拔佩刀將自剄衆或抱持之宗玄哭衆亦哭最後張光祿金御史至復取印授宗玄相率引出建泰獨居廨中印天歎曰噉乎我爲保定士民計耳此一舉無噍類矣獨夜縋其私人出陰與賊約降越明日城陷宗玄乃挈印自投城下爲羣賊所執賊搜得其印欲奪之宗玄大罵固不與遂爲賊



所殺猶手持印不解賊斫兩指取以去正化與何知府皆死張光祿兄弟婦女二十餘人亦皆死而建泰竟率其麾下降於賊矣建泰既降又遣使者持一矢招金御史御史且走且手摺折其矢厲聲訶責使者有綠衣賊尾御史入三皇廟御史出不意奮拳迎毆賊仆之遂抱監軍印急趨廟前古井中亦死越數年保定人立祠祀諸死事者宗玄與焉血食至今

汪琬曰甲申之變保定據孤城後京師五日而陷其以死殉者甚衆諸生陳僖有上谷紀事述之詳矣予獨慕宗玄罵李閣部語侃侃壯偉故略其始末如此

### 江天一傳

江天一字文石徽州歙縣人少喪父事其母及撫弟天表具有至性嘗語人曰士不立品者必無文章前明崇禎閒縣令傅巖奇其才每試輒拔置第一一年三十六始得補諸生家貧屋敗躬畚土築垣以居覆瓦不完盛暑則暴酷日中雨至淋漓蛇伏或張敝蓋自蔽家人且怨且歎而天一挾書吟誦自若也天一雖以文士知名而澹沈多智尤爲同



郡金僉事公聲所知當是時徽州多盜天一方佐僉事公用軍法團結鄉人子弟爲守禦計而會張獻忠破武昌總兵官左良玉東遯麾下狼兵譁於途所過焚掠將抵徽徽人震恐僉事公謀往拒之以委天一天一輒胥刀帉首黑夜跨馬率壯士馳數十里與狼兵鏖戰祁門斬馘大半悉奪其馬牛器械徽賴以安順治二年夏五月江南大亂州縣望風內附而徽人猶爲明拒守六月唐藩自立於福州聞天一名授監紀推官先是天一言於僉事公曰徽爲形勝之地諸縣皆有阻隘可恃而績谿

一面當孔道其地獨平迤是空築關於此多用兵據之以與佗縣相犄角遂築叢山關已而清師攻績谿天一日夜援兵登陴不少怠閒出逆戰所殺傷略相當於是清師以少騎綴天一於績谿而別從新嶺入守嶺者先潰城遂陷大帥購天一甚急天一知事不可爲遽歸屬其母於天表出門大呼我江天一也遂被執有知天一者欲釋之天一日若以我畏死邪我不死禍且族矣遇僉事公於營門公目之曰文石女有老母在不可死笑謝曰焉有與人共事而逃其難者乎公牽勿爲我母



類彙卷三十四  
慮也至江寧總督者欲不問天一昂首曰我爲若  
計若不如殺我我不死必復起兵遂牽詣通濟門  
既至大呼高皇帝者三南向再拜訖坐而受刑觀  
者無不歎息泣下越數日天表往收其尸瘞之而  
僉事公亦於是日死矣當狼兵之被殺也鳳陽督  
馬士英怒疏劾徽人殺官軍狀將致僉事公於死  
天一爲齋辨疏詣闕上之復作顛天說流涕謫諸  
賚人其事始得白自兵興以來先後治鄉兵三年  
皆在僉事公幕是時幕中諸俠客號知兵者以百  
數而公獨推重天一凡內外機事悉取決焉其後

竟與公同死雖古義烈之士無以尚也予得其始  
末於翁君漢津遂爲之傳

汪琬曰方勝國之末新安士大夫死忠者有汪公  
偉凌公駟與僉事公三人而天一獨以諸生殉國  
予聞天一游淮安淮安民婦馮氏者割肝活其姑  
天一徵諸名士作詩文表章之欲疏於朝不果蓋  
其人好奇尚氣類如此天一本名景別自號石嫁  
樵夫翁君漢津云

### 史兆斗傳

史兆斗字辰伯其先吳江人有處士鑑者與吳文



定公寬爲布衣文以博洽知名學者稱西邨先生其後徙居長洲兆斗爲諸生不得意卽弃去力學於古尤博通前明典故下至故家遺老流風佚事無不備熟於中暇則爲人抵掌稱說移日夜不倦當其少時士大夫已爭客之矣性尤喜蓄書所購率皆祕本或手自繕錄積至數千百卷齋居蕭然惟事技讎或偶有所得輒作小行楷疏注其旁每卷皆有之先是予未第已能識兆斗兆斗謙下視予如平交未嘗以丈人行自抗也乙未秋予舉進士歸兆斗數來訪予年已八十餘矣落魄不事修

飾蒼顏長顙衣服樸槩對之儼如圖畫絜不喜飲酒予惟爲設肉食而已然其議論纒纒猶不減於平時爲人剛直見少年浮薄者數叱席之雖其人內媿面發赤弗顧也以此爲士大夫所重亦以此取嫉於人然獨好予嘗曰子之文章必傳於後顧吾聞前時李夢陽何景明李攀龍俱用學使者著稱子今能爲是官邪予方異謝不敏兆斗掀顙笑而去已因報謁至其家家在委巷中予屏車從徒步而入拜兆斗於堂下兆斗手自扶起之瀕行告予曰長洲縣志絕不稱志中所難者人物耳吾刪



定已久今老矣無所用之當以授子其後亦竟不  
果後三年予將入京師兆斗來別袞出果餌遺予  
予深感其意自此不復相聞逾年金秀才穀似以  
書來告曰兆斗老疾死矣嗟乎雖無老成人尚有  
典刑蓋兆斗歿而吳中之文獻於是亾矣當兆斗  
生明神宗之初逮事劉侍御鳳王校書穉登受其  
學以故方鉅闕步危言正論猶有前賢之遺焉自  
天啓崇禎以來後生小子好爲剽襲不根之說束  
書不觀每羣聚笑語望見兆斗來數驚怪避去或  
更以迂謬相譏嘲者亦間有其人此予不能無歎  
也兆斗貧無子以從子某爲後晚依其家旣死所  
藏書俱散軼不存云金秀才名式祖於予爲外弟  
亦繁習知兆斗者也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四終

康熙甲寅冬十一月

同里周 靖

休寧汪繩武

校字



類彙卷三十四

純翁前後類彙卷三十五目錄

傳二

彭公子箴傳

節孝王先生傳

宋烈女傳

王烈女傳

克勒馬傳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五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五

文彙二十三

傳二

彭公子錢傳

公諱而述字子錢河南鄧州人世居禹山之下自號禹峰卓犖有大志讀書不事章句為詩文操筆立成嘗語人曰丈夫卒而得志當馳驅邊塞取封侯之印如前世威寧靖遠兩王公之為人有如不遇則閉戶著數十卷書亦足以豪矣舉萬明崇禎中進士先是為舉子時直張獻忠據穀城謀率其所部降督師熊文燦聞公名遣使齎金帛聘公訶



獻忠公策單騎以馬箠叩賊壘門大呼願見主帥  
言事既得見備述順逆以悞動之賊爲奪氣欲畱  
公公不可歸而請閒說文燦曰執事亦知賊之情  
乎文燦問曰何如公曰賊非畏我而降也某揣其  
意向不常蓋將以款我師也如急棄其懈以大軍  
薄之則獻忠直釜魚几肉爾執事豈有意乎文燦  
鄂不應有閒公復說曰需事之賊也大軍久不出  
必將爲獻忠所賣文燦色稍定乃應曰廟堂方事  
招納吾子柰何爲是言公曰不然古者將軍得專  
閫外今執事身秉節戍而顧狐疑不斷一旦身敗

名裂貽憂天子悔之將何及邪幸審圖之文燦卒  
不聽公謝去而獻忠果叛文燦亦竟不免矣釋褐  
受陽曲令丁母憂於是李自成破北京中原大亂  
公閒行渡江遂終明之世不仕也順治初 英王  
率師抵湖廣廉得公所在疏薦公提學僉事進參  
議分守永州道是時定南孔壯武王以湖南既定  
方用師西征復薦公巡撫貴州予兵三千人前行  
入靖州甫至而陳友龍叛友龍故僞總兵降於我  
者也至是悉其黨數萬叛圍州城十餘市公夜開  
西門營於南山下將旦會天大霧賊礮矢及公馬



腹公據鞍自若徐顧麾下諸將曰賊多而不整可  
乘霧出不意以破也孰能爲吾往者乃拊裨將張  
自強背曰若健士當往因呼酒命大觴手觴之使  
率百騎爲前鋒橫衝友龍噉噉動公自以衆繼之  
賊且潰走而副將賀進才遽戰死城中守卒復大  
譟閉城門欲與友龍合公偵知之乃拔其衆退入  
寶慶告於定南王請益師王遣副將熊嘉寤兵三  
千人益公公遂與賊相持紫陽河上歲餘公故所  
屬永州陷於賊巡按御史劾公不救免官去議者  
以爲非公之辜咸惋愴之而公顧杜口不自白也

自是浮沈里居者十年尚書王文通公名知人嘗  
讀公詩文最後相見京師歎曰有才如此而不用  
此宰相過也特疏於朝言公可大用是時洪文  
襄公方開經略府於長沙遂命公赴經略軍前公  
身長八尺餘美須頰儀觀甚偉警歎若洪鍾善飲  
酒酒酣爲人稱說古今以來成敗廢興之故口舉  
手畫議論風生由是數爲諸王公所重旣受軍前  
之命單舸詣文襄公幕府絳褶胛刀用戎禮入見  
且繪黔楚山川形勝并陳戰守方略以獻於是文  
襄公甚稱許之補衡州兵備道進副使管雲南右



布政事移廣西參政分守桂林道獍賊莫扶豹聚衆劫永寧無虛日兩江皆震公謂以兵攻賊不若以賊攻賊以王師攻賊不若以土兵攻賊乃用始龍故土司覃法歐爲鄉道而檄永寧知府史贊勳募土兵數百人將之與參將馬甲遊擊陳乙分道以進扶豹竄走追敗之於酉山又敗之於武寧之麻岡公乃撰論論事宐曰賊有難破者三有可禽者四山路險隘徒步單行魚貫而進長驅不能得志難破一也賊赤足登山阪如飛蒙首轉落懸崖如履平地出沒草間卽蜥蜴蟻猴讓其猥捷難

破二也賊行不由正路或披荆棘或履巉巖或由沙水石溝不可蹤蹟難破三也然自酉山麻岡二戰而後脅從鳥散死黨不越數十人此卽挺而走險其何能爲可禽一也我師旣據賊巢賊裹糧西竄屈指食盡草根木皮何以持久可禽二也沿山五六百里隘口三十餘處處處設險嚴兵控扼卽欲奪關而出潰圍實難可禽三也賊計窮力敝恃一忝爲長策我師因糧於敵能以久困之使此賊一日不得則官軍一日不徹可禽四也操此四可禽之術以致三難破之寇滅此渠魁特旦暮耳



已而扶豹就執以功進賈州按察使平西吳王將  
征水西公奏記於王曰烏蒙烏撒鎮雄東川四府  
與水西爲唇齒土司隴安藩又與安氏昏媾今四  
府雖名內附然狼子壘心執必顧惜其種類以水  
西之疆而令安藩復以四府附之則安坤未易制  
也計莫如席卷四府先馘安藩然後西南可無患  
矣聞者皆不之省其後平西王誅坤竟如公策進  
廣西右布政使王故禮重公薦公雲南左使公從  
軍二十年所見行閒諸費人多出其後輩而已獨  
俛首錢穀頗鬱鬱自失因喟然曰吾老矣立功立

言二者訖無所就與其逐逐戎馬中曷若退而著  
書以娛暮年乎乃作歸田記且請於王曰某效力  
西南已久願乞骸骨歸鄉里王知公意猶勉慰畱  
之而會有 詔召公改調公遂行逾省城三十里  
一夕無疾卒年僅六十公性落落難合而顧好獎  
誘人善以豪俠自命不屑爲蘇文曲謹所學尤長  
於史在軍中稍暇輒喜讀諸史故其發諸詩文初  
未嘗摹擬而辭氣雄渾壯麗能令讀者想見其人  
有文集六十九卷讀史諸篇二十卷明史斷略四  
卷滇黔游集四卷續游集二卷子六人始起始騫



始奮始超始搏凱先是始起年十四五卽以驍勇知名公之罷陽曲而歸也始起騎從公道出太行之麓數遇土賊公與始起數擊敗之賊無敢櫻其鋒者且忌且憤共走山顛襍投矢石俛擊公父子欲殺之公父子從容下牽騎伏身階壁閒徒步而前矢石莫能傷遂父子俱得免其後始起舉武進士始騫亦以公故任賈州黃平知州始奮始搏尤善詩文有父風

汪琬曰予嘗聞公舉進士時明愍帝方急文武材一日駕幸天壇召諸進士試騎射公貌故魁梧觀者皆目屬之及控弦躍馬凡九發九命中諸進士莫能逮者愍帝大悅欲不次用公而公知明將亾遂上章辭免公益非獨以才略勝也其知幾者蚤矣故卒受遇 本朝得與開國名臣之列豈不偉然丈夫哉

節孝王先生傳

康熙十二年七月前吏部考功清吏司員外郎節孝王先生卒於家蓋以毀故也其毀柰何先是先生在京師聞母孫太宐人計設位於堂晝夜擗踊投地絕而復蘇勺水溢米不入口者數日先生繫



患羸親知或私憂之有曹君某者遺書以解先生  
先生曰不孝當此大故越在千里凡先宐人附身  
之具俱不獲用其誠信況敢言祿養乎不孝竊深  
悔之悔大則痛深今日之悲蓋有不及無過也由  
是遂病既奔喪歸中夜哀號家人悉不忍聞枕席  
皆辨辨血清也病益革醫或謂心血盡耗矣惟豬  
肝可以補心先生拒之曰吾寧守禮以斃勿越禮  
以生也蓋距太宐人小祥未二旬而歿遺命朝夕  
奠惟設白粥清水舍酒脯家人從之親知哀先生  
之以孝歿私諡節孝先生享年四十有八禮曰節

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若先生之循循守禮  
未始無節而顧抱羸疾以訖於歿雖謂之不季可  
也夫豈滅性者比與禮曰父母之喪仁者可以觀  
愛焉知者可以觀理焉彊者可以觀志焉孝子悌  
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然則先生之孝友仁知備  
見於此矣欲觀先生者舍此奚適哉先生諱士祿  
字子底自號西樵山人舉順治乙未進士爲人清  
介有守自少以文章名尤工於詩晚歲益潛心六  
經其論僞詩傳有曰近世所傳子貢詩傳申公詩  
說皆僞也明有鄞人豐道生好撰僞書自言其家



有魯詩世學一書傳自遠祖稷實自撰也又作詩傳託之子貢以爲張本而所謂世學者若相與發明蓋以世學之視傳猶毛傳鄭箋之視序示有本也尋有妄人依旁詩傳別撰詩說其體類小序其說與豐氏盡同惟篇次小異道生敘詩傳原流又詭其所從出云魏正始中虞喜奉詔摹石而宋王子韶開河得之其說最支離而同時諸公無覺之者郭子章刻之於楚李維楨爲序亦不一致疑惟道生同郡周應賓著九經考異辨之特詳然微周氏其僞亦灼然也凡古書原流存亡眞贗漢藝文

隋經籍降及鄭通志馬通考諸書可覆而按也漢書儒林敘諸家授受尤悉并無一言及子貢詩傳者考虞喜傳亦無奉詔書石經事獨申公爲魯詩漢志魯故二十五卷說二十八卷隋志明言亡於西晉安得至今猶存邪且其卷數亦不合所謂說者殆卽毛氏故訓之流必不效小序體也至詩傳世學之僞穿鑿掩覆痕迹宛然如詩傳篇目於鄭故闕狡童一篇別出麥秀一篇云子良諫用狂狡云云而世學則取箕子麥秀一歌爲此篇首章蓋以兩詩皆有彼狡童兮一語故牽合也詩傳於鄭



又闕東門之墀一篇於王風別出唐棣一篇而世學則取論語唐棣之粵四語爲此篇首章蓋以唐棣有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之句而東門首章有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次章復有豈不爾思語故牽合也又好影借春秋時事爲說如陳風因小序株林一篇爲刺陳靈淫夏姬事遂以墓門爲泄冶刺靈公防有鶴巢爲內子憂泄冶澤陂爲國人傷泄冶其他異說尤多率取春秋事與詩語相附會其義之善而與毛鄭異者又特暗竊諸家非有所受也此書本不足以欺後世然凌濛初作傳詩適豕竟

躋傳於序之右以爲端木長於西河鄒忠胤作詩傳闡亦往往據傳以攻序而姚氏詩疑問引傳說與序等遂若詩傳果出子貢之手者竊恐後世惑之故著其槩云先生誤述甚夥此一篇尤善至於官閥世系具載其同產弟貽上所作年譜中

汪琬曰予與貽上同舉禮部又與先生同榜進士後先官京師相好也羣居酒次貽上議論風發而先生獨恂恂不妄措一辭固知其篤行君子人云始予以疾請告先生趨視予疾眷眷不忍別去且和予遮字韻詩以相贈至今弄其迹篋衍中顧先



生已不復可見矣故爲傳之如右

宋烈女傳

禮曰女子幼從父兄嫁從夫顧有未嫁而殉其夫者或疑之以爲過竊嘗論之君臣夫婦一也士庶之未委質者猶女子之旣字而未嫁者也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亾之然則不居其位不食其祿與居其位食其祿而非有軍師邦邑之責者先王固不輕責之以死也然而夸齊餓死首陽之下則孔子稱之童汪錡死於郎之戰則許其勿塲夫夸齊未嘗事紂也汪錡不任成人之

列又非有祿位於魯者也由是言之是皆可以無死及其旣死而孔子曾不以爲過得非世教旣衰人倫道息凡忠孝義烈之行聖人急欲借之以砥厲末俗而不嫌其矯激者與其又何疑乎女子之殉夫也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然則媒氏行而可以知名矣聘幣具而交親之分可以定矣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旣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此言女子於其夫之死必服斬衰以弔也夫生則有交親之分死則服斬衰之服如是而遂以



身殉之其何過之有吾於是傳宋烈女之事烈女  
名典姐家於蔚州之西崖頭其父有懷故農夫也  
烈女性樸謹不苟言笑年十六許嫁千字邨人蘭  
州廝蘭氏貧不能聘康熙四年正月甫聘而州廝  
暴死赴至烈女方春穀遽輟春慟哭欲以死殉者  
屢矣父母多方慰慰之意若稍解者已而葬其母  
出徑裂蘭氏所聘羅數尺縊死寢戶旁及斂顏色  
如生於是邨中諸父老禿白諸州州以聞上官而  
前光祿寺丞魏環極先生其州人也書其事寓予  
予謂烈女生長農家非繁聞姆氏之誠者也又非  
嫺於詩書之文而習知禮義者也顧一旦怵愾殺  
身雖名家士族亦有所不逮此其義烈出於天性  
夫豈得以矯激少之哉予故備論焉

康熙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禮部覆順天學院蕭  
某疏曰烈女宋典姐聞夫暴亾時時涕泣藥母  
熟睡引繩自縊與烈婦隨夫自盡之例無異相  
應旌表請 敕諡撫院學院轉行該地方官照  
題定例給銀三十兩聽其自行建坊可也奉  
旨依議此見諸邸鈔與前傳稍相異同并附之

王烈女傳



王烈女者小名玉陝西郃陽之世族也父圖南母康氏烈女生始數歲孝謹聰慧其祖母尤愛異之指示家人曰若男也必與王氏宗矣稍長許聘韓城張某會梁山以北盜起晝夜侵掠死傷者載道諸劫帥又好竄取婦女爲質以邀厚利多者償至千金由是郃陽韓城皆苦盜順治五年盜攻百良堡一夕破之烈女家在堡中家人聞盜且至悉散走烈女知不免亟起告母康曰兒必死之必不以身受污爲王氏恥也言未竟母子相顧泣下俄而盜入其室牽烈女以去旣入山烈女陽陽如平時

顧反用好語給盜曰某一羸弱女子耳執不能遜且家已破敗遜將焉往益少見寬乎盜意憐烈女且然其言守衛者稍解烈女竊出營外顧見道上智井遂投入以死冬十月某日也年十有六當烈女死時諸繫纍婦女在旁具見其狀爭嘖嘖驚異有爲盜所辱者或更俛首太息用以自媿云越數日堡中稍定王氏四出購求烈女或指示尸處始得歸殯其後十一年烈女母弟又旦中己亥進士在京師述其事命予爲之傳

汪子曰予讀野有死麕之詩喟然歎古之婦女抑



何柔順貞正雖至於扞禦疆暴而猶婉曲其辭如此也今觀烈女之誑賊與其所以赴死者豈不有詩人之遺邪邵陽本有莘氏故地爲周后妃太姒所生洽水經焉所謂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是也蓋其風教由來者久矣

### 克勒馬傳

和碩禮親王有良馬曰克勒猶漢言棗騮馬也高七尺自首至尾長可丈有咫耳際肉角寸許腹下旋毛若鱗甲然翹駿倍常識者以爲是龍種也平時授鞍輒人立而跽在軍中聞鼓聲則奮迅欲出

惟圉人命 王甚愛之數棄以攻討無不如意嘗至安平是馬適病蹏自跑土出泉洗其創而瘡於是軍中目泉爲聖水云順治五年冬 王夢馬聞哭聲躡躡哀鳴不已圉人煮豆粟飢之不食飢草然後食未幾馬遂斃某謹按 禮王乃 太宗之第一子而今 上之伯父也自 國家勦業以來 王於諸皇子中齒號最長凡討夜黑烏拉灰爬魚皮諸部未嘗不在行間每出入萬衆之中破敵陷敵禽生斬馘 王之功必最而得是馬之力亦不爲少也嗚呼天造我 國家旣生 王爲宗室



偉人又生是馬以備王佐命馳驅之需豈偶然哉  
管唐太宗有六馬嘗繪之爲圖而嗣後遂刻石昭陵之下  
後世好事之家乃有搨其蹟以相傳翫者憺乎當王之時未暇爲是馬繪圖而至於今日亦未有善畫之士爲能追寫其形容而傳之後世者也不知某之文猶足以代畫否姑述其所聞云爾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五終

康熙甲寅冬十一月 同里周 靖  
休寧汪繩武 拔字



庚申甲寅冬十一日

林寧玉撰

同里周

敬

姓字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六目錄

書事

周忠介公遺事

書張縉始末

書張獻忠兵敗始末

書沈通明事

曹孝子事略

黃孝子事略

顏中和事略

記二獄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六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六

文彙二十四

書事

周忠介公遺事

周忠介公順昌字景文明萬曆中進士歷官吏部  
文選司員外郎請告歸是時太監魏忠賢亂政故  
給事中嘉善魏忠節公忤忠賢被逮過蘇公往與  
之飲酒三日以季女許嫁其孫忠賢聞之恚甚御  
史倪文煥承忠賢指劾公遂削籍而會蘇杭織造  
太監李實與故應天巡撫周公起元及公有隙追  
劾起元竄公姓名其中遂遣官旗逮公公知之怡



然不爲動比宣旨公廨巡撫都御史毛一鷺巡按御史徐吉及道府以下皆在列小民聚觀者數千人爭爲公呼冤聲殷如雷諸生王節等直前詰責一鷺謂衆怒不可犯也明公何不緩宣詔書據實以聞於朝一鷺實無意聽諸生姑爲好語謝之諸生復力爭稍侵一鷺一鷺勃然曰諸生誦法孔子知君臣大義詔旨在卽君父在也顧羣聚而譎如此皆荅曰豈惟君父二祖十宗實式馮焉諸生奉明公教萬一異日立朝不奉遇此等事決當以死爭之明公柰何教人諂邪巡按御史見諸生言切

欲解之乃語諸生曰第無譎當商所以善後者衆方環聽如堵官旗見議久不決又訝撫按官不以法繩諸生也輒手琅當擲之地有聲大呼囚安在且曰此魏公命可緩邪衆遂怒曰然則僞旨也爭折闌楯奮擊官旗官旗抱頭東西竄或升木登屋或匿廁中皆戰栗乞命曰魏公誤我有死者巡撫幕中諸將率騎卒至或拔刃脅衆衆益怒將奪刃刃一鷺備兵使者張孝鞭卒以徇始稍定知府寇慎知縣陳文瑞繫得民復數爲溫言辟之衆乃解去或謂公益返私室公不可遂舍一鷺署中是日



也佗官旗之浙者道胥門入城強市酒肉瞋目叱市人市人復羣擊之悉焚其舟投橐囊於水官旗皆泅水以免一鷺懼名騎卒介而自衛夜要御史上疏告變檄有司捕民顏佩韋等十餘人繫之越八日公竟就逮既至京師下詔獄坐臧考掠庾死獄中而忠賢復矯旨殺佩韋等五人杖戍馬信等七人又黜諸生王節等五人崇禎元年忠賢敗公之長子茂蘭刺血上書白公冤詔贈太常寺正卿諡忠介予特祠一鷺亦以忠賢黨被梟家居白晝見公乘輿佩韋等騎而從直入坐中堂一鷺大怖

遂病死

汪琬曰亾仲搢九嘗私次忠介公事予以示公之孫旦齡以爲信乃稍節其冗者參以殷氏所作年譜授旦齡俾弄之旦齡字漢紹年少而文爲吳祭酒所知從予游蓋能世公之學者也

書張縉始末

十六年六月有妄男子纓笠汗袴騎而過河南之柘城繫馬逆旅馬驚逸呼主人追之不卽應以馬箠挫傷主人觀者皆怪之按其囊得銅印一重逾二斤隱隱有篆文不能識執以告縣縣令誰何之



類彙卷三十六  
男子乃挺立大言我朱慈英前明皇帝第四子也  
母曰周皇后於是反訶叱縣令令大驚辨其印文  
則忠孝德全福祿壽永八字也遂上諸巡撫巡撫  
下兵巡道按驗男子益詐言始生三歲時李自成  
破北京爲賊帥所掠至山海關有李弁者負之南  
遯閒關過江匿於主事耿玄度者家耿許配以女  
旣而江南大亂復與耿奔走吳越閒從故翰林何  
應元遊學遂薙髮爲僧居天台山中數年不見容  
於人欲北渡河故取道於此且言嘗爲總兵官其  
辭不經多此類巡撫密械其人疏於 朝章下兵

部呼問男子銅印所自曰受諸耿玄度問玄度與  
何應元安在曰死久矣問李弁曰家真定至今猶  
隸巡撫麾下又問李何名曰忘之矣其狀貌如何  
曰眇一目兵部乃下真定索之巡撫悉拘麾下眇  
一目者至京師與之辨皆非是兵部陽用好語稍  
稍誘男子使吐實久之方窮其詐蓋浙江之金華  
府人姓張名縉年二十歲旣爲僧又名趙福少時  
嘗得銅印不知何人所遺一不足據而縉頗妖誕  
遂竄入義烏郭門外之伏虎菴事僧百峰爲師時  
時自詭前明皇子或稱朱慈英或稱朱盟輒用印



爲左證以惑士民恣行姦利有千總龔某者惡之  
將列於官縉訶得其狀卽弃僧服脫身逃至江寧  
轉入河南竟爲柘城人所執前所云云皆妄也於  
是 詔繫刑部獄法司論縉妖言當弃市 天子  
猶以爲疑命法司再勘法司襟問縉若何用爲此  
縉辭窮但曰年少無藉爲人所給故當死問給者  
主名爲誰雖嚴刑終不甯以實對至今猶在獄中  
獄中人傳其善六壬數學自筮決不死予方署河  
南司事親見之

汪子曰成方遂王郎之事自古有之然未有如縉  
之不經者也予考明愍帝凡七子周皇后生皇太  
子定王田貴妃生永王皇四子皇四子先貴妃殤  
與縉言無相讎者 國家律例中無詐稱皇子之  
條而法司當其臯斬蓋引漢史爲斷可謂知律意  
矣予恐後人附會縉所稱爲真故疏其始末如此  
十七年十一月某日也其明年縉竟弃市是時予  
已左遷兵馬司指揮矣

書張獻忠兵敗始末

前明崇禎之十有七年張獻忠引其衆自荊州入  
川屠夔州雲陽抵萬縣悉驅其民投之江復從梁



山趨重慶所過誅戮以人肉爲糧雖婦女無免者  
遂長驅入成都獻忠氣驕甚乃自稱老萬歲建東  
西二府以養子孫可望李定國居之命各稱千歲  
於是有入關中取李自成之志矣已而自成爲  
王師所滅獻忠聞之始懼先是獻忠所至焚其積  
聚毀其城垣宮室不爲持久計至是始據成都以  
拒守順治二年 肅王奉 詔西征至漢中故逗  
留不進以示賊無西意逾月賊帥劉進忠者來歸  
因輸獻忠虛實備言其可取狀 王兼程以進命  
士馬俱銜枚當是時獻忠營於西充不設備 王

師奄至西充之鳳皇觀會大霧晝晦潛勒軍登山  
賊諜者知之以告獻忠獻忠旣繁驕且不虞 王  
師之速至也斬以徇曰此羣徭求食耳清兵豈能  
遽越劔閣邪少頃又告又斬之凡三斬告者 王  
訶得之遂揮鐵騎下促獻忠營獻忠方在殿中視  
其良馬見有急兵卽棄馬而馳未暇擐甲也 王  
師追射獻忠貫其胷獻忠疾馳還營拔矢視之乃  
大驚曰果清兵也於是賊衆奪氣 王師棄之所  
向皆披靡東西二府各引兵遯是日禽獻忠獻忠  
中矢將死矣猶瞑目怒其部曲之降者降者猶列



拜之 王乃拔佩刀叩而祝天曰獻忠辜惡滔天  
毒流萬姓予受 天子命奉行天誅謹敢爲萬姓  
復仇祝訖 王親加刃於獻忠身遂磔殺之尸之  
轅門士民爭往斫之骨肉糜爛略盡先是閭中有  
巨鐘沒於水獻忠命其黨率人牛數千牽取之不  
能出獻忠疑鐘之有神也大怒發巨礮擊鐘壞其  
口二尺餘遂出之識者或謂賊名獻忠鐘忠音相  
近今被擊且壞其獻忠將敗之徵乎果不半歲死  
獻忠狀貌魁梧面長一尺六寸性慘暴一日不誅  
戮則悽然不樂死時年四十有一獻忠旣敗可望

定國皆忝降明其後可望與定國爭權相殺兵敗  
來歸 世祖封可望義王而定國復潰忝緬甸以  
死獻忠又有養子鄭國者偕可望來授一等阿思  
哈哈番予嘗識其人其言獻忠事甚具茲不暇書  
姑略其兵敗始末如此

### 書沈通明事

淮安沈通明字克赤嘗爲前明總兵官任俠輕財  
好從中原士大夫遊士大夫皆稱之數與賊戰有  
功順治二年先是有巡撫田仰者縈習通明之爲  
人加禮遇焉至是見明將亡遂屬其家通明而身



自浮海去通明匿仰妻子佗所會 王師渡淮購  
仰妻子急蹤蹟至通明家且并捕通明是時通明  
已散遣所部杜門久矣捕者凡十餘輩合謀圍其  
居通明忝入寢室中飲酒數斗裂束帛縛其愛妾  
負之背而牽騎手弓矢以出大呼曰若輩亦知沈  
將軍邪遂注矢擬捕者皆逡巡引卻通明疾馳與  
愛妾俱得脫僦居蘇州變姓名賣卜以自活未幾  
愛妾死意不自聊入靈巖山祝髮爲浮屠已復弃  
浮屠服北訪故人於鄧州通明故魁壘丈夫也美  
須顙以飲酒自豪又善度曲每醉輒歌呼鄧州市

上閒以曼聲襍之酸楚動聽一市皆以爲狂而彭  
公子籛其州人也繁有聲望於江淮閒方罷巡撫  
家居獨聞而異之偵得通明所在徒步往與之語  
通明默不應已詢知爲彭巡撫乃大喜吐實公捉  
其手曰君狀貌稍異必將有物色之者非我其孰  
爲魯朱家邪引與俱歸公亦豪於酒日夜與通明  
縱飲甚歡居久之遇赦始得出通明少以勇力聞  
嘗與賊戰賊射之洞腹通明急拔矢裂甲裳裹其  
創往逐射者竟殺其人而還由是一軍皆壯之今  
且年八十餘矣膂力雖少衰而飲酒不減少時任



俠自喜亦如故也始居蘇州變姓名曰申宗耿及  
爲浮屠又名玄弇劉吏部公勇曾有序贈之至比  
諸前宋姚平仲龍伯康云夫明季戰爭之際四方  
奇才輩出如予所紀乙邦才江天一及通明之屬  
率倜儻非常之器意氣幹略橫從百出此皆予之  
所及聞也其他流落淟沒爲予所不及聞而不得  
載筆以紀者又不知幾何人然而卒無補於明之  
亾者何與當此之時或有其人而不用或用之而  
不盡至於廟堂枋事之臣非淫邪朋比卽闕茸委  
瑣懷祿耽寵之流當其有事不獨擎若人之肘也

必從而加媒孽焉及一旦僨決潰裂接手無策則  
概誣天下以乏才嗚呼其真乏才也邪詩有之誰  
秉國成不自爲政此予所以歎也

### 曹孝子事略

孝子名廣攄字蘊簪今兵部侍郎曹公國柄之長  
子也以蔭入國子監年二十五會其母夫人病乃  
剖股肉爲羹以進母飲之而瘳先是孝子亦病旣  
剖股匿其創不以告創驟受風病遂亟逾若干日  
歿實順治十有八年也於是顧御史如萼傳之詳  
矣因略其事如右或問於予曰毀傷支體以至於



死此非古聖人訓也又非 國家之令甲所聽也  
孝子豈未之知邪予應之曰奚爲其不知也當其  
執危而情迫藥之不瘳禱之不應欲控顛而靡所  
亦奚暇古訓之遵而禁令之卹邪故雖死無憾也  
嗟乎咎之君子效命於君父者多矣今之君子能  
乎否也旣不能勉焉爲之而猥譎巧謬之輩則又  
援聖賢之說以自解借令甲之似以祈逃免其臯  
辜相縻以虛名而相塗以文具此風俗所以益媮  
而急難危亾之時天下所以無臣子也論者不此  
之咎而顧以毀傷滅絕議孝子孝子不卒死矣然

且不免於議得非其重不卒與此論者之過也

### 黃孝子事略

孝子名洪元丹陽人其父國相以武斷豪於里中  
有虞庠者好持吏短長夤緣告訐與國相同里不  
相能遂發國相陰事欲致之臯國相行賄得不坐  
庠反以誣受杖乃僞引謝具酒食交歡而私遣惡  
少年訶國相會國相被酒夜行從其後捧項反接  
之負以石沈諸河里人皆心知庠所爲也莫敢問  
時孝子與弟某皆幼其後稍長微聞之乃哭告母  
曰殺吾父者虞庠也母急揜其口曰勿妄言禍及



矣孝子每號慟母輒訶禁之於是中夜飲泣至旦且椎牀曰死耳母亦泣曰女父未葬我老矣埃我死則聽女孝子始受命兄弟共適市數市利斧藏之虞庠頗自疑更好言慰孝子曰孺子未昏吾壻女孝子陽謝曰公吾丈人行也得爲公壻幸甚退而切齒曰賊奴欲以而女易吾父邪久之母死旣合葬兄弟哭拜墓上曰兒飲血含憤十年矣今日願與父母訣遂懷斧往來迹庠未得閒故事春社必盛陳優戲里人觀者環集初國相亦以社時被酒遇害至是又直社孝子見庠在社所馳歸呼其

弟各挾斧往殺庠庠方上坐觀優意揚揚自得也孝子直入肩擠之字謂庠曰逸羣我送女死庠起笑曰孺子醉邪乃瞋目荅曰將醉女血援斧斫庠應手仆衆驚二子橫斧揮其衆大呼曰去去毋嘗我刃也皆卻立不敢動兩斧竝下庠遂死於是四顧拱手謝曰某無禮倉卒乃驚父老復兄弟挾斧緩步出翼日詣縣自陳狀有司義之免其弟頌繫孝子於獄康熙十一年四月某日也後一年上官竟脫孝子臯云

汪子曰賀君瑒若孝子同縣士也善古文辭嘗傳



孝子甚奇予既慕孝子且愛重賀君之文故節其事如右予又聞孝子之出獄也遂去爲浮屠易其名曰光空今方行腳諸方以精進稱

### 顏中和事略

予既敘黃孝子事宗人昭茲因從容言顏生中和嘗復父讎其始末甚具予歎曰是又一孝子也不可使無聞焉中和本名發祥吳之楓橋人其父宏仁順治初有怨家周昌者乘亂偕其黨十餘人誘宏仁閉空舍中殺之而弃其首已顏氏得道刳尸驗之良是屢購其首無有也及物色殺者主名知

其爲昌連控之於官不得直於是宏仁有長子孟和次則中和中和年甫十三痛其父被殺嘗取析薪斧出礪之復束橐草如人形書昌姓名其上以試斧如是者數矣鄰里知者繫易中和以爲此穉子戲耳卽昌聞之頗心動然亦未暇備也逾三年中和懷斧竊告其母曰兒將往復父讎母大駭搖手止之曰昌無藉有膂力女弱小何能爲慎勿自速死也中和奮衣出門不顧是日直昌市中中和陰尾之行昌不知也行稍前遽自後揮斧中昌首流血被面昌方左右顧又斧之而會其母趣孟和



卷之三十一  
三  
忝視弟孟和趨至昌已死兄弟乃相率號於衆曰  
盍偕我詣官首梟乎衆如其言既至縣庭中和與  
孟和爭自承殺人官不能決衆從旁分別言之始  
下中和於獄其母蒲伏往視之且哭且撫其背詬  
曰駮兒豈不聞殺人者死顧欲以父子兩命易人  
一命耶中和怡然曰父讎得復死不憾其明年巡  
按御史錄囚遂釋中和而周昌前所與共殺宏仁  
者十餘人後先皆病死臨死時皆言顏泰如守我  
徧體青赤色若有擊者或又言泰如牽緩我泰如  
者宏仁別字也不期年十餘人無一在者而中和

至今亾恙昭茲云

汪子曰顏氏聚居楓橋市中其先有佩韋者中和  
之從祖祖父也明天啓中與衆共謗周忠介公冤  
毆殺錦衣衛所遣官被法死佩韋以義今中和  
以孝皆卓卓有立顏氏信多賢哉昭茲又言中和  
性坦率雅好六博本不甚解書及其銳於爲父瀕  
死勿憚乃士大夫讀書知道理者所弗如亦異矣

記二獄

距予廬數十步爲桃萼墩墩旁居人數十家皆無  
藉細民也一婦與人私其夫不相誰何數持婦求



賄而已既而婦與所私患之伺閒引錐刺其腹且  
斃負而縣諸冢樹閒給曰自縊也遂爲鄰人所發  
私者賄其夫兄證弟嘗爲盜被獲羣毆不勝痛以  
故死婦與所私皆脫臯又洞庭東山民不孝其父  
從之乞飲輒予以溺久之遂殺其母鄰人執以詣  
縣其父從芻質之力縣令不聽答而遣之上官廉  
知其故大駭復執下獄杖死刑罰之不中久矣今  
之爲吏者急於催科而緩於聽訟催科至於殺人  
而民之被重臯顧可以不死吳俗繁猥險好訟而  
不恥犯法有司又導之如此孔子曰愛而恕可以

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姦今之爲吏者夫亦弗思耳  
矣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六終



康熙甲寅冬十一月

同里周

靖

休寧汪繩武

拔字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七目錄

論

兵論

降將論

名論

復讎論

并序

族譜襍論三則

為兄後  
為未娶者後

為外祖後



類彙卷三十七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七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七

文彙二十五

論

兵論

國家之禍未有不由於兵者也非兵之不可用用兵而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此禍之所自伏也夫可否成敗既有所不暇審計而又數用而不知止故勝亦爲禍不勝亦爲禍前世亂亾之主其出於此者多矣試略得而舉之唐莊宗與梁相拒於德勝楊劉之間經百戰而僅滅之一旦李嗣源叛合於趙在禮蒼黃夜奔死於絳霄殿下此勝



而得禍者也秦苻堅舉步騎八十餘萬號一百萬以伐晉自謂投鞭可以斷江流及洛澗之役陽平公死歸而鮮卑與諸羌皆叛之卒爲姚萇所殺隋煬合十二道師再征高麗一敗於平壤而楊玄感遽反黎陽羣盜四應卒釀江都之變不數月而隋遂折入於唐此不勝而得禍者也由其始而觀之是三君者皆所謂梟雄人傑也及其兵敝於外民困於內情迫執屈雖以左右近習與厮養奴隸之人皆得奮起而與之爲難至於身死國滅而天下後世卒莫之惜者此其故何哉不審事之可否不

計功之成敗數用兵而不止之明效也蘇氏嘗有言曰勝則變大而禍遲不勝則變小而禍速吾獨以爲勝亦禍不勝亦禍雖勝敗之數不同而其亂亾一也漢高帝不取馭佗而以遺諸孝文宋太祖不取太原吳越而以遺諸太宗惟其取之也愈遲故其得之也愈牢固而不可解不過稍緩歲月之間而其道遂出於萬全此漢宋之所以久安長治與有人於此苟能節其飲食起居使無心腹之疾則雖有創痍爲患亦可不藥而自治如不能忍其搔爬痛癢思欲以金石慘烈之劑投而去之於是



病不在四肢而且中於膏肓矣可不戒哉

### 降將論

古之謀國者不難於受敵人之降而難於善其後無以善之則降而復叛叛而潰敗天下者多矣是以帝王之制降將也必先解散其黨與經畫其土地明去其爲亂之資而陰剿其爲惡之志初不敢用高爵重賞以示姑息於彼故雖受數百萬衆之降而未嘗有後患誠其慮之者周防之者密而駕馭之術得也管安史之亂薛嵩田承嗣旣降唐矣而代宗授以一鎮遂失河北廣明之亂朱全忠旣

降唐矣而僖宗又授以一鎮遂漫淫及於弑君而夸唐宗廟此其故何也夫三人皆盜賊之梟雄非明於順逆竭忠誠以圖後效者也方其來降得毋出於智盡能索不得已而思所變計以苟一時之生與使二君者果能抑其爵輕其賞而得所爲駕馭之術則彼雖欲魚然特一匹夫之力可以驅而縛之如狔犢耳惟其慮之不周防之不密無故而資以山川之險甲兵財賦之利使彼有所恃以爲彘辟猶縱猛虎於山林欲保其垂首貼尾終身不復噬人亦必不得之數也已管劉盆子率其衆降



漢先遣使請於光武曰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之以不死耳夫以盆子宗室之胄棄閒起義本非光武之叛人而其臣下又皆悉心聽命是宐有爵賞以慰安其意然漢之所以待彼者止於如此則駕馭降將之術從可知矣議者或謂曹操降許攸而不疑李愬降李祐唐莊宗降康延孝而重用之卒賴以成功不當使降將失職怨望此大謬也如許攸李祐與康延孝者非敵中之下僚卽其冗職未嘗有腹心羽翼之寄也故示之以義則知歸而感之以恩則知勸議者不察乃欲舉三人之事望諸

薛嵩田承嗣朱全忠盜賊之徒其爲計亦左矣善乎陳亮之論降將曰將者天下之所難御也御之必以術而況於降將乎吾故備著其說以爲後世鑒

### 名論

人主之治天下者誠也而有術行乎其閒誠者所以示人可信術者所以示人不可測惟其可信故能必人之樂從惟其不可測故能驅天下之士大夫奔走於中而莫之覺今夫爵祿金帛所以駕馭士大夫者也然而賚之以爵祿則天下有不慕爵



祿之士富之以金帛則天下有不戀金帛之人如屠羊說申包胥魯仲連之屬是也使爲吾臣而萬一類是數子者以爵祿寵之而不從以金帛私之而不聽則吾駕馭之具不幾窮乎蓋嘗思之士大夫之好名甚於其好富貴人主欲因其所好而用之於是不得已而始出於名之一途以警動其心而振作其志氣此豈徇名而遺實哉所謂術也然而世之詰責沽名者曰吾惡其矯激也不則曰吾疑其詐僞也夫矯激詐僞誠不能保其必無然欲以此概天下之賢士大夫則過矣且夫爲善而不

求名者上也顧名而不得不爲善者次也不知名之可好而肆然行不義者小人而已以人主之權果盡得不求名之士而任使之則何所慮焉然其執旣有所不能而又無以警動其心而振作其志氣將見其賢者必飄然遠去而不爲吾用其中材者亦將廢然自合於流俗而蒙垢忍辱以希旦夕之利則國家所得盡小人耳人主亦何樂於小人而與之共富貴哉名者實之所從出也士大夫好廉潔之名則必不敢貪污矣好退讓之名則必不敢忿爭矣好犯顏死節之名則必不敢覲面以媮



生矣人主苟惟名之是徇固不能無矯激詐僞之  
敝使姑勸之以名而徐課其實以神吾術於不可  
測則又何患焉吾嘗謂好名之士大夫不惟可與  
圖治亦可以救敗漢末之亂使孔融荀彧尚在則  
曹操決不能亾漢唐末之亂使裴樞獨孤損之徒  
尚在則朱全忠決不能篡唐惟其有小人者陰陽  
猜忌其間悉羅織而貶且殺之故漢唐遂從而亾  
嗟夫士大夫之氣猶鋒刃也礪之則易以銳而挫  
之則易以折如其無術焉爲之駕馭而又以沽名  
挫之此國家所以敗亂相屬也

復讎論

并序

河南巡按御史覆奏部民張潮兒手格殺其族兄  
生員三春臯當死 詔法司核議而潮兒口供中  
嘗言其母先爲三春所殺於是該司員外郎汪琬  
以爲當下御史再審故論之論曰

復讎之議載於周官禮記春秋見於陳子昂韓愈  
柳宗元王安石之文者詳矣吾不敢復勦其辭惟  
以 國家之律明之律曰若祖父母父母被殺而  
子孫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注以爲不告官者又  
曰其卽時殺死者勿論注以爲少遲卽以擅殺論



由此言之凡有祖父母父母之讎雖積至於久遠而後報皆得謂之遲皆可援擅殺以斷者也顧獨不許潮兒之復母讎得毋大苛矣乎一命一抵此刑部見行則例也人既殺潮兒之母而必欲潮兒母子殉兩命以當之其失律意明矣今議者曰潮兒未嘗告官則口供恐不可信夫當潮兒具招之日有司曾不之詰及其申解之日御史曾不之駁彼口供之真偽法司亦安從知之哉且吾非欲遂釋潮兒之死也僅僅下御史再審而已萬一再審之後而其情可原其臯可雪吾將援此擅殺之條

以求爲 國家活一孝子則法司之所全不啻多邪議者曰潮兒既欲復讎何不卽時殺之此大不然吾嘗見被禍之家穉子寡女門戶單弱者有矣其上或壓於執力其次或格於賄財苟有復讎之心不得不察閒伺僂以圖之苟無其隙雖積至於久遠而推原律意皆得寬之爲遲又何閒於數年內外哉律曰臯人本犯應死而擅殺者杖一百今以三春之恨戾敢於殺其族母是亦應死無疑矣此時設有旁觀者若張氏之親屬能代潮兒誅之臯亦止於杖一百而已況爲潮兒者乎使果能復



其母讎而又不以滅死論不可謂法之平也議者  
又曰柰經屢赦何夫復讎不可以赦言也赦者  
國家所以矜全有臯而非孝子慈孫不忍其親者  
之所欲也今必以此臯潮兒不幾與於行兇之甚  
哉故吾謂斷是獄者但當窮其口供所從來不當  
問赦前與赦後也吾又嘗求赦文觀之惟誤殺者  
赦佗若謀殺故殺皆不赦吾不知三春所犯爲合  
誤殺律乎抑合謀殺故殺律乎果當赦乎抑不當  
赦乎皆非法司所得而縣斷也洵如吾說使得下  
御史再審不過煩本部之題請與有司之追勘耳

此其事易若反掌而所全實多若憚題請追勘之  
勞而甘自處於失入爲法吏者夫亦勿之思矣

族譜襍論三則

爲兄後

按魯公孫嬰齊爲兄歸父後春秋書仲嬰齊卒孔  
子許之乎抑譏之也說者曰亂昭穆之序失父子  
之親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也孔子蓋譏之  
也今吾子貞公夭而無子廣州公幼鞠於其媵及  
宦於廣遂以次子爲子貞公後君子善之善其不  
以仁害義不以私廢禮也或謂宜嗣次房長子不



則嗣廣州公長子此則不然子夏曰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又適子不得後大宗說者曰此乃小宗不可絕之明文也廣州公其知禮意矣然則古無以長子爲兄後者與曰有之子思之兄死子思使白也繼之此孔氏之變禮也

爲外祖後

廣之之嗣於毛也殆與春秋莒人滅鄆類與予則曰不類鄆人無後故以莒公子爲後今毛氏旣後兄弟之子矣而復後外孫是不可以已乎爲人後

者爲之子莒公子之後鄆也爲之子者也今毛氏獨撫廣之爲孫使廣之無所後之禰而有所後之祖殆再亂其系也是不可以已乎吾故曰非莒鄆類也鬼神不歆非族當廣之之歲時祭告也毛之先人享之乎不享也其稱孝孫也孝曾孫也毛之先人受之乎不受也揆之於禮失孰甚焉然則返注之姓守汪之祀是在善繼廣之之志者或謂世俗往往養佗姓子爲後爲所養後者宐如之何予曰先儒嘗言之矣所養父母而未後也宐立別室以祭今毛氏有後矣有後則雖不祭可也舊譜



類彙卷三十七  
附廣之一支於譜末予仍系諸次馮公之後以竢  
知禮者云

為未娶者後

或疑未娶不宐有後予告之曰古者二十而冠三十而娶禮丈夫冠而不為殤婦人笄而不為殤二十以上皆冠者也而可不為之置後與禮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夫殤宐無後者也然且有時乎置後此先王之不得已如檀弓所載童汪錡之屬其始禮之變也而況不為殤者與是故吾族弟項項字修能吳縣附學生年二十天未娶先伯父次馮公命以修能第四兄薦郊子為後見家譜吾從

子遵慧

遵慧字德存吳江附學生攝九長子年二十四天亦未娶

皆宐有後為

之置後者是而疑之者非也子夏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壻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夫為之後者所以重祖禰也義不繫乎既娶與未娶也而顧欲以未娶格之是知母而不知父者也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七終



康熙甲寅冬十一月  
同里周 靖  
休寧汪繩武 拔字

鍾翁前後類彙卷三十八目錄

或問

復讎或問 并序

師道或問 并序

為後或問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八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彙卷三十八 文彙二十六

或問

復讎或問 并序

人有其父以威逼故死而其子不復讎者汪子痛焉故作或問一篇

或問據律殺人者死而顧許人子之復讎何也答曰諸凡國法所不及加與有司所不得而執者不許其復讎則無以禁亂除暴也然則為人子而不復讎其亦有辜與曰此則惡逆之甚者也律文雖無義例然吾於經見之矣春秋君弑而賊不討則



以爲無君故書曰趙盾弑其君君父之讎一也不  
討弑君之賊謂之弑不討殺父之賊獨不得謂之  
弑乎問者曰律之論殺人也或爲誤殺或爲謀故  
殺或爲威逼殺其法輕重不倫安得一概復之與  
荅曰律文有四殺者聖人原情定辜以示不忍用  
刑之意所謂寧失不經是也若人子則何暇論此  
儻以爲謀故則當復威逼誤殺不當復此豈律文  
所有乎聖人之制律也仁之至義之盡者也然不  
爲人分別是條者恐傷孝子之心而導人爲不善  
故也今世俗於律文所得行者舉皆廢棄而不肯

行而吾子又從律例之外曲爲之說以寬其惡逆  
之辜不幾大悖聖人之教乎哉且彼之不肯復讎  
者非盡忘其讎也內顧其身外牽於妻子不得已  
而覩顏隱忍以至此也嗟乎身與父孰重妻子與  
父孰親情有不能兩遂執有不能兩全雖忘其身  
舍其妻子可也今夫禽獸猶有愛其父者行路之  
人聞人無故受禍猶有咨嗟太息憤懣而不平者  
若身親其子而漠然不顧又因之以爲利是殆禽  
獸之不如而以行路視其父也吾故曰惡逆之甚  
者也然則孤寡羸弱有必不能復父讎者柰何曰



此固宗族昆弟之所得助也子夏問於孔子曰居昆弟之讎如之何曰仕弗與其國居從父母昆弟之讎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此正與律文相合律文所謂臯人本犯應死而擅殺者是也然而宗族昆弟皆聽命於主人者也主人欲復讎則皆得起而助之如無其心雖有勇敢好義者亦止於拊膺搥擊而無如之何也問者又曰古人分仕諸侯之國故有朋友及從父兄弟之讎在齊則去而之魯在齊魯則去而之秦之楚之晉之衛後世立一朝事一君將安所去諸荅曰有不季而直此者出則不與同官處則不與同州里終身不相見可也此亦經之遺意也

師道或問

并序

自師道不立而吾吳人之言師者遂謂經不必其盡明行不必其盡修矣得非邪說之惑人與信如是也是僂於小人而據師席者也予既有論師道一書乃復作或問以廣其意

或問於汪子曰吾子之辨師道也詳矣先王之世舍庠序學校之官子弟其遂無師與予應之曰古者家不異教國不殊俗未有各延一師者也然則



章句訓故亦學官授之與曰然春誦夏弦太師詔  
之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此非  
官之職與古之爲學也簡而易知近而易行自幼  
習之及其成人而有君子之行舉皆官之所教育  
也或問曰事之宜何如日記有之侍坐於大司成  
者遠近閒三席以問終則負牆此可類而推也至  
於就養心喪吾未之前聞也然則檀弓所說非與  
曰是固曾子子貢之徒所以事孔子者也聖人百  
世之師說者以爲道之所在故嚴其禮如此世之  
挾書而坐者苟無其道其不能當此禮也決矣或

又問曰今之世非古之世也所謂經師人師者不  
其難與予應之曰君子博聞彊識而讓敦善行而  
不怠夫博聞彊識其亦近乎經師矣不怠善行其  
亦近乎人師矣世無孔子吾擇其次者而師焉可  
也不然記問之學不足以爲師而況經之不明行  
之不修者乎故曰擇師不可以不慎也若夫童子  
之師非吾所謂師也魯者韓氏師說蓋亦嘗云爾  
然則將遂與之抗與曰何爲其然也先王之世以  
少事長以卑事尊未有不隅坐隨行者也故曰年  
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彼旣我童



子師矣斯其長於我也不十年二十年不止也循  
循然坐必隅行必隨是固古者以少事長之禮也  
奚其師師之爲言漢孔氏曰法也宋曾氏曰正己  
而使觀之者化也無所可法無所可觀呼先王以  
欺愚者而求衣食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  
者是荀卿氏所謂俗儒者也奚其師

爲後或問

或問吾子之立子筠後也必俟蘭詒有子果從禮  
乎抑從律乎曰於禮當從祖祔食不當置後某蓋  
從律者也律文有之凡無子者許以次第承繼先

儘同父周親蘭詒非筠之同父與何以豫知蘭詒  
之必無子而某之必無孫也或問蘭詒尚幼俟其  
有子得毋少遲矣乎曰律有許立之例無不許遲  
立與不立之例也今吾先祖考之祭祀與子筠之  
喪葬不廢而又無臯於律是雖遲之以至蘭詒之  
有子非過也其何不可之有或問立愛立賢世俗  
蓋嘗云爾夫亦可以訓乎曰此律文也非世俗之  
臆說也士之子恒爲士農之子恒爲農工商之子  
恒爲工商使後士大夫而得蠢愚不肖及農工異  
業之子則與化爲卑隸者不殊也故律文寬之曰



凡擇立賢能與所親愛者不許宗族以次第告爭是也然則獨子不爲人後果亦合於律乎曰律文雖無明例請得以禮斷之禮適子不得後大宗先儒謂此小宗不可絕之明文也夫自絕其後以後佗人傷化敗教莫甚於此此聖人之所禁而又何惑焉至於子筠則非宗子比也揆之於禮審之於律是雖不爲之置後疑若無辜者然其何不可遲之有或問自子之先君以至子筠三世皆適長也何以不爲小宗曰某在也某在而使筠得稱宗子則是蔑其生父也是故於禮爲適爲長不爲宗

鈍翁前後類彙卷二十八終

康熙甲寅冬十一月

同里周靖  
休寧汪繩武  
拔字



他人傷化則親其言久也  
惑焉至於子錡則非宗子也按之於禮審之於律是雖不為之置後

之有或問自不之先君也  
何以不為宗子也  
林寧玉躡左皆適長也  
同里周使釁  
姓字

餘餘前新醴稟卷三十八  
絲為適為長不為宗



